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曾4  
752  
9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曾4  
732  
9

受天下之歸者太上得理其次得情其次得勢我遺之子遺豆有踐得理者也茫茫秦苗陰雨膏之得情者也晉相晉文非有受命而諸侯景附得勢者也三者無得謂其無歸而爭為之受虛內以競人固不與為亂人而已矣空之戰齊晉之爭伯也兩相爭而春秋主晉以賓齊不許齊之爭晉也諸侯者非齊之所得有齊晉迭伯君子無適與焉則何為主晉以賓齊邪明乎此者可以知時矣晉自矛盾之不競失諸侯而莫克受所未相舍者宋衛而已會不可徵伐不可服強與盟而無能固幾三十年于茲齊之能為歸而受之也亦詎不可乃晉之失矣齊未有天下之圖也志欲妄動而無道以受其歸也平莒而莒不從伐萊而萊不服僅以援立篡逆之小惠籠惠與俱而索報無已斂其君臣之怨晉雖失之齊固不能收之故君子甯虛諸侯以因仍其四散而不能以授之齊非末授也齊固不能受也不能受而忮晉以忮天下南向援楚冀逞其欲以延楚之蛟行於中國齊于是而得罪于天下也大矣楚之渡河而於魯衛自齊始也楚之大合諸侯于山東自齊始也則是齊之事也非能爭伯而但為伯裂也裂王而猶伯裂伯而□□□不能有而天下四戰然且不主晉以為之爭也將以聽天下之裂也得乎春秋書國佐如師受盟之事屈齊以主晉齊視楚矣晉除狄難而始有事于楚以底鄖陵之捷狄齊楚之三國者晉伯之成毀天下之合離繫焉齊之視狄楚也夫何遠之有哉夫晉之得主諸侯者勢得也勢者非君子之所榮弗獲已而以勢為主資因平時焉耳諸侯之不足于自立也勢有與歸則相因以立而後□□□□□内不成乎四戰以殄其民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主伯事也殺伯以為之主君子雖欲治之也不能故勢合而後可以言情情得而後可以言理伯統裂天下潰三代之道法隊土地而不復修孟子繼聖人而處乎無伯之世言井田而不及封建知其不可復也

惟君子為能懼而不亂惟與君子交為可懼而不亂小人無其不可亂懼以仍之彌不恤其亂而以為善逃之智雖無可亂弗欲也小人以意力操天下而與交故將亂之以成乎其可懼與之交而欲無亂不得也為兵之言者曰禽之制在氣小人之言也以氣制人有所獎以助其氣有所抑以張其氣利一往之氣物莫能自守而耳目驚於所新

楚娶齊以之升秦于諸侯之上以昌泰而自昌者曰吾所與者諸侯莫敢上也抑齊於宋陳衛鄭之下以下齊於諸侯而使結諸侯若曰吾所為來者諸侯能協以我相助而皆可上之也惟然諸侯固一驚其耳目而不敢違矣且諸侯之不敢違非樂與而固恃之也齊未幾而授玉于晉宋魯衛未幾而合兵于鄭方其懼之即懼以謀而謀即在是故小人之言兵者曰禽之將擊也必伏魯以之而不惜以君盟大夫宋衛以之而不惜下秦齊以之而不惜為宋陳衛鄭下楚方為齊以討魯魯免討而可以矜齊君與大夫夷之不辱也楚固為齊討魯衛以爭晉齊得屈魯君而服衛降班以夷乎小國不之辱也適次以終楚事而各有心則唯其命焉可矣惟然故楚以得行其亂令而諸侯姑聽其一往之為後亦不可得而式從也故小人之氣生小人之機小人之以制人而小人即用以相制觀乎盟蜀之序而見矣言兵者兩有取於禽小人用禽道者也君子之安其身也無苟伏定其交也無為氣取小人之道廢于己則禽之制不足以逞亦何至亂其所守哉

奉大義者不可以無畧畧者取舍之遲速名寔之弛張遲速之幾從義之幾也弛張之宜措義之宜也略裁於心制以義故略之與義均出而互用春秋書五國之伐鄭大其伐也鄭合于楚以侵衛導楚以大盟諸侯鄭于是不可不速伐晉于是不可不速以伐鄭魯宋衛曹受與齊之盟于蜀而戴楚晉于是不可不速連四國以伐鄭魯宋衛曹不速伐晉于是不可不速伐鄭以輔晉冬十一月楚人盟諸侯于蜀春正月晉宋魯衛曹會伐鄭略之以速為利義在速矣晉於是不可不速伐鄭乃以不固親而悖晉故敗于鄭而不書以為無暇謀其不敗也鄭合于楚以侵衛導楚乃不以忘諸侯而避楚諸侯乃以不固親而悖晉故敗于鄭咸與鄭分惡而知弛張之宜矣楚師之北晉罷于齊而不與敵魯衛宋曹歛然盡喪其守以受楚盟而戴之若此者咸與鄭分惡而晉不可執言於鄭矣邲之戰晉救鄭而鄭合楚以陷其師名之可執者也弛其不可執以張其可執晉乃以無愧于大盟諸侯於蜀鄭以是而不可不伐晉乃於伐鄭寔也討邲之役名也不名其寔而名非其寔者晉名楚師之北齊寔是啟之而鄭特與俱首禍者齊也齊已挫而請服則不可咎楚兵之所自至而更以責齊齊不可責名楚師之北齊寔是啟之而鄭特與俱首禍者齊也齊已挫而請服則不可咎楚兵之所自至而更以責齊齊不可責金齊而專責之鄭是舍首以誅從固不若邲之咎為鄭所獨任矣且鄭之合楚以病中夏非自侵衛始也戰邲以來目承父以薰楚者十年于斯而邲之戰為其禍始張其獨弛其同張其源弛其流晉之名乃以無爽於寔名因於寔寔

成於名正而幾速晉不內愧宋魯衛曹疾應而無嫌鄭亦無以為口寔而相抵乃以坐困嬰齊而待其覆略之有定義之無回君子獎而大之其宜矣

易曰比之匪人奚以知其為匪人匪人者殆非人與與相近者見可利焉不圖遠也與同病者見可乘焉不慮以益夫病我者也弱於己者見可攻焉不推以己也敝敝于齒舌鎗銖之間見可怨焉不察其不足以為怨也喜非人之喜怒非人之怒與非人之所欲與攻非人之所能攻故曰不亦傷乎夫傷非但己者也傷夫所與比者行自傷矣故堅人之有國而敝其國匪人之有家而毀其家匪人之有身而危其身無他見己之喜怒而不見人之險易若不見人之強弱而不見己之存亡也春秋諸侯之可與比者鮮矣強於己者不可與比固比之弱於己者不與比而更傷之魯之於邾莒也宋之於曹也衛之於邢也皆比焉而見可利以見可犯者也雖然之三國者猶未嘗與彼而同病者夫邾之于鄫也莒之于鄭也均之為弱小而更弱者傷矣雖然其病猶未甚也至于鄭之于許而極矣北不得于晉於許焉償之南不得于楚于許焉償之許亦日敝敝以奔命于晉楚而鄭惟此之為怨一伐再伐許不賴楚以難鄭弗姑釋也一遷再遷以三遷終尊楚以滅之而歸利于楚嗚呼鄭于是而不可以人理求矣求之于人理而不得抑不可以人情求矣相乘相攻以相胥于亡鄭殆不復有生人之心矣匪人者非人之類也春秋紂之以狄其存亡為不足恤矣

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依道以有是非是非是做道而或欺其性因以各是其是非其非于是而有非道之毀譽居尊而給于才者乃以伸其所為而移天下之習習是其是習非其非以成乎流俗而亟名者驚之故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一鄉之所習一國漸之一國之所習天下之所習後世漸之是故君子之憂此甚亟也魚复有臧辰魯人之所聖也繼辰而有行父魯人之所忠也忠者人臣之極致為臣而致其臣之極殆乎聖矣嗚呼道降於上教閒加穢之終非人也然而魯人奉辰於前行父師長于後魯辰復奉行父以繼辰彼居不疑而人言無間者豈有他哉長之相魯也作南門以擬營雒登魯頌以抗清廟躋僖公以肖明堂之嚴父其以為似周公矣做于聖周公者以聖

辰辰稱聖矣行父之相魯也作武公之宮配伯禽而不遷以擬周文武之廟其以是似臧辰矣習子聖辰者以忠行父行父忠矣雖有倨與禮以事君者不能與之争是非也是其所是以成流俗之是非其所非以成流俗之非其始也臧季之私人居尊而才給以胥勤於浮言而一國習之天下漸之施及後世而成乎邪說班固之言曰頌述功德忠臣效也固習之以作典引柳宗元習之以撰自符丁謂王欽若漸之以矯作天書蔡京秦檜漸之以妄修禮樂大姦巨憲引其君背以忠孝而戕敗其宗社者率此道也姦為忠誕為聖是非移易以相化所繇來者久矣春秋書躋僖公立武宮有特詞焉惡鄉原誅臧辰討行父見諸行深切著明而後魯人稱聖頌忠之邪不昌於後世故千載之下人知班固宗元之邪而謂欽若京檜之姦識者辨之於早聖教不明鄉原之是非不折其不以之數姦者為周公鮮矣

將欲亂人之國必先亂之亂之者導以之亂亂始于上而後可得而亂也故前有謾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佞人在焉耳佞而導人以亂乃以克成其亂心臧辰之竊位也暮年而情益僭于是乎而始竊晉行父之權國也遂東門敗齊師而意始昌于是乎而遂將有魯顧有以先之矣辰之將竊南門以作姜嫄以祠晉頌以登行父之將竊文世室武世室並立不祧而以擬周惟其君之禮樂一視天子乃以使己之權祿一視諸侯而僖成兩君從其導以自首於亂其愚亦可閔矣魯侯之竊竊其似者也竊其似而終不得以有天子之寔猶童子之以楮為冕而南面於塾耳辰行父之竊諸侯竊其似遂竊其是矣辰以是要名于國而世執其政行父乃以要利于君而中分其國魯君以貿貿使然歌夫子之詩臨天子之門修天子之祀而貧弱曾不逮其陪臣寄命其手逐之置之惟命而莫違矣上以狂擬諸天子而下以自喪其諸侯故夫之二君者其愚為不可瘳也有賊在側而不知且曰戴我以尊者忠臣效也君猷之國人艷之孰與知其姦哉春秋書作南門立武宮歸惡於二君從其導者為之首大愚之弗瘳君子之所不閔也易知晉召之也晉召吳以制楚吳未加楚而先及于鄭吳通于晉以圖楚兵未及楚而先加鄭駁險以為性全之以為情曰受言而夕相圖蠻夷之勿恒久矣無恒而求其益是求擊也晉之未伸於一楚而又屈于一楚以為中國病或擊之不欺而得擊也惟然故亦知蠻夷者可以乘俄頃之勝而不能宅強盛于百年勿恒之凶亦行自凶矣王者益天下而不擊伯者益之不可而後擊之強國者授之以益而擊繼焉蠻夷者無為人益而徒擊者也擊之莫測其端故天下乍震其威擊之惟其所便故天下無相以免求益而莫益之久與之習而望之之情絕求益則反擊之弗與之為緣而毒亦不我施矣不望其益而弗與為緣則不我能擊故其興也乍如燎原而其亡也瓦解一旦而莫之或拯先乎入州來而伐鄭故甫會于黃池而越已入其都晉恃吳而屈吳無信而早亡不救作易者先知之矣

書曰罰弗及嗣及者相累及也故惡有大小子孫族姓有與不與惡大而與者非累及之罰所正矣趙盾躬弑其君其子孫族姓沾盾之能乎弑以舉族而貴子晉惡大而與者也在禮臣弑其君在官無赦今法謀反大逆期功同居皆斬盾逃其刑同括服辟春秋書曰殺其大夫何也非夫罰之可弗及嗣而弗及也非夫罰之可弗及罰而弗及也魯討東門鄭討子家氏晉討趙宗皆其所不討者也鄭襄賊所立也晉景魯成賊所立者之子也討歸生之族而戴堅討同括而戴孺討歸父而戴黑肱其以賊所立者為不可討邪抑可弗忌於所立者而討之邪賊所立者不討但乘賊之死利弱以討其族是法之張弛一因於勢之榮落而無固法也弗忌於所立者正名為賊而討之于是而季孫之竊樂書之弑明示君父之死生懸乎其手姑縱而寔操之矣故亂臣賊子凡民之所得誅而心乎逆者竊法以行竊名以逞則不得與凡民齒而不授之以行討書稱火之燎原猶可撲滅前此者已無及撲矣行父學書之惡方燎者也禮遣歸父以大夫之名與同括所為不撲其炬而撲其焰也使黑獮無挾以討高歡元感無詞以誅楊廣亂庶沮夫

人自為爵天子莫必其命于是而知封建之必毀矣封建者以爵相維者也爵天秩也天也者凝於人之心而生其心者也疑之而甯生之而暢故曲沃之詩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安者心所凝也吉者心所生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人之不必此而安天去之矣人之不必此而吉天弗與應之矣春秋紀魯十二公歿而命者一生而命者二其尤未嘗命也以僖公之兩觀襄王且自服其服自爵其爵施施王廷曾不生其弗安不吉之慚况他公之偷主

其國者乎文成命而不加榮餘公無命而不自貶天遺周而去之諸侯遺天而背之於此決矣天遺周而去之周必亡也諸侯遺天而背之侯度不靈而封建必亡矣商之亡也其詩曰皇矣上帝不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天遺商而去之民之所莫猶在周也商不足以宰命王季文猶必聽命而後為侯伯聽命於商者聽命于天之所為命也周之亡也諸侯無所聽矣諸侯不以其心而疑天天乃不生于諸侯之心民乃不莫於無命之侯大漁者必別有所萃已反者必重有所復故于是而封建之移于郡縣匪郡縣而不安匪郡縣而不吉矣天子失天諸侯不能得諸侯夫大夫固不能得失者必有得之者命乃以疑于草澤之英雄欲貴者亦安草澤而吉之矣此大漁者之必有所萃也天之漁其群也人自為命而不必天子之命天子不尸其命而人心之欲貴也終以不安于無命而吉之龍戰於野七日而不遠于復乃以大斂瓦解之人心而聚之于一欲貴者安于其一而奉之以為吉矣此反者之重有所復也天之反復其道也命不疑於天子而周必亡命不生于諸侯之心而封建必廢夏商之季未嘗有無命之侯也

王迹息而後春秋作無命之侯具自桓王之世魯隱之列而始乎

吳之通晉兵未及楚先加于鄭非晉不能保吳固不可保也于是而晉覺矣大鄭執者晉方下吳鄭受兵而惡得不下晉其以何者為心而伐之晉方下吳鄭事吳而兵即加其國方通之而即與之爭晉其以何者為謀而伐之士變晉之良也忍子羸鄭不戒于挑吳勞諸侯之師取必于魯若將甯失魯而勿縱鄭胡為也者于是而知晉之非為鄭爭也吳不可保而晉覺矣齊之南鄙魯邾之東郊去吳率近而鄭爭焉鄭猶戶也鄭事吳且介于鄭以北窺則齊不保朐魯不保沂費邾不保嶧晉為東諸侯慮此也乃糾三國以兵逼張威震吳而塞其北逕故通吳以還幾百年而汶泗之北無吳寇非大夫差之橫齊景之儻魯哀之自啟其鍵文陵城下之師弗能舉也覺之早震之先士變之決于爭鄭百年之利矣魯賂變以緩師非斬鄭也畏吳焉耳矣吳一兵逼而魯即懦吳以逆晉令猶莫之治其可得乎雖然晉之為此已勞矣方通之旋震之自以謂關闥之上而不知其毀隄以塞隧也用非其所用保于其所不可保夫乃爭于其所本無有爭易曰得敵或敵或罷或泣或歌言乎其所孚者非其所孚也不容自己矣

古者大歸視朋友朋友以道送夫婦以義以道者合以道同離以道異以義者合義在遠離義在遠父母不首蓋有不輕離而無更合夫子之喪朋友曰生不于我葬不于我殯生死之際道義之所由詳也杞伯姬之出三年而後卒義已絕矣杞伯逆其喪以歸受而為喪主者隨義授之而使為喪主者不仁也受而為之喪主祀之屈于魯也屈以其勢是弗克自強而奪其義也籍曰為義屈焉則義可為之主而胡出邪說之論于夷久矣授之使為喪主魯屈杞也以勢屈之是崇勢而墮人之義也籍曰以義屈之則義不可屈而胡受其歸邪雖然魯之為此以屈杞者與伯姬也何以言其不仁也喪也者如喪<sup>去</sup>之也者弗忍其去而葬之也葬也者藏也藏之也者安之也故夫子之喪友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其所安者而弗忍去之矣婦之出者生不為其故夫之親養死不為其故夫之薰服女之出而歸者喪父以斬衰喪母喪兄弟以齊衰猶未嫁也不為其故夫之薰服則故夫之薰不報以服服所不報而使之喪是委其子女于塗之人而道殣之也為其父母兄弟而弗之喪也夫魯之屈杞以自伸也屈死者于道殣以伸一旦之威是借化者之齒骼逞離義以言勢不知義者也其于勢也抑猶乘回飆而欲濟也春秋之季列國之政在大夫邦交之離合亦惟大夫之殺魯親吳楚意如囚國不怨民不怒終聽命焉宋襄執膝子終以是而失諸侯晉文黜衛侯再世而不能得衛晉景囚鄭伯鄭益堅南向而絕心於晉大夫激國人怨汲求合而捷得離然則居君之勢尤重於權臣夫豈不即義以為勢哉故善抗勢者必有所避也抗其輕則重者制矣抗其重輕者固不從也是君子不為已甚已甚者義之所忌也義之所忌成乎勢之所必競雖強有力無固獲焉所制在輕以搖其重重者搖矣搖而圖安弗恤于屈所制在重重者失重已失其重不更屈矣將欲求伸激而改圖如支石之隊而不顧其所處則必左右傾也是故鄭不顧而為伐許之師晉乃弗獲已而強歸鄭伯于是鄭以知晉力之已盡晉義之已折死攤楚而不為晉用晉其能更執其君已君雖執輕義固重已義所固輕勢雖重輕已義所固重犯義以激乎勢之重則趨於一往而不可復均之為君賴

疆大以為盟主耳繫之辱之逮于無可如何而後謝之不忠之臣不令之民猶甘心致死而不忘况激于天人者深矣

滅入者國詞也下陽之言滅為號震也鄆之言入為魯震也鄆者莒魯之塞入鄆殆入魯矣陳之去莒殆乎千里嬰齊自陳懸軍以入莒震東方之國奪吳晉之道旁午以墮兩都馳驟乎魯塞殆入魯矣而嬰齊歛然而返蓋嬰齊之為將也善乘其所不備以乍伸其威而不能固也昔者介輦師之未返一至魯矣今固知晉之不給於東應而乘之巫臣蓋已先知之也天縣軍千里采入以逞志非秦之以債于虢者與晉即不給于東齊魯鄭郊邀其歸以擊之嬰齊可使無返輪乃魯固不能而僅繕其中城齊郊邦之固不能而如無聞也之數國者欲免于危得乎雖然亦有所以楚兵之加莒非莒能司吳晉之交也道逕焉耳楚自與吳晉爭而禍遺于東方東方諸侯固無決志以邀楚者抑不欲以吳故而重虧楚也吳禍之中于海岱也視楚為亟且吳苟得志于諸侯不僅楚若也他日者呼好寇索百牢駐戾之氣逆風而若覩其羶故齊魯鄭郊之戒吳也無甯折于楚而惟恐其不遠故之數國者惴惴而無固心嬰齊乃得乘之以旁午鷺鷥而無所忌以是知晉之用吳晉之獨志也晉禍紓而齊魯鄭郊之禍急移禍于人而欲使之競其將能乎春秋書莒潰入鄆而魯城中城震魯皇之兩受敝于吳楚也

晉楚之合中原之大故也晉以合楚告魯衛而後為西門之盟非魯史之不得書矣中原之大故魯史承告而書求其所以前知春秋之略矣春秋所書志其得者嘉予之志其失者憂而惡之得不足當于予失不足當于憂因以無惡君子之所不屑治也晉合楚為西門之成非果合楚也權合楚以利有事于秦也之詞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諸侯備聞此言痛心疾首繇是以知合楚之利有事于秦矣且獨非其利有事也權合楚以間楚于秦秦將惡楚則楚亦將重亞秦秦楚交惡而不相救故踰年而勝秦又三年而勝楚晉之為謀陽得之秦陰得之楚其以間為已密矣合楚以抵秦離楚于秦以孤楚非果合楚故雖有合楚之嫌而失不足以為惡也合楚以孤楚而勝楚則雖延楚于壇坫而中國之防未毀失亦不足以為憂也然則其謀之已密可嘉予之與而亦不足嘉也有君子之畧有策士之略君子之略策士之所淺策士之所深所以惡于楚惟晉之乘其間楚自所以惡于秦惟晉之乘其間楚之棄之也得楚之一間使楚惡秦得楚之一言使秦惡楚楚惡秦因以勝楚兩收其勝而秦楚兩敗則既示秦楚之孤必敗而彌之合也秦省所以惡于楚惟晉之乘其間楚自所以惡于秦惟晉之乘其間楚之棄之也以合楚為忌而立之防焉耳名固合楚則晉因是而不忌宋許同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忌播告于魯衛市于楚以孤秦而弱楚章于秦楚矣則又堅秦楚之惡晉而激之合也故秦楚乍離而卒合大舉天下以勝秦而終不得志于秦兩君蹀血僅然勝楚而失鄭毀宋兵十一起而後定是暫而不可久君子之所棄也晉之合楚非固合也非固合者必不敢顯其非固合之名名著于合楚而楚于是乎固可合矣楚之不可合非乍合而即有大害隨之也以合楚為忌而立之防焉耳名固合楚則晉因是而不忌宋許同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忌播告于魯衛稱說于伐秦之諸侯則天下因是而不忌宋許不忌故他日而有向戌之請晉人不忌故他日而有趙武之盟天下不忌故交相見而趨入于楚廷楚乃以入主中國而晉安讓之僅以小勝秦辛勝楚而禍延于三十年之後是乍得而名大失名去則寔隨之必尤君子之所棄也故斯盟也以謂得則固不得矣以謂失則尤有不失者存也以謂謀之密則錙銖之獲房帷之知而已矣君子之畧固弗然也合其所必離其所必離正義于百世而不詭于一旦大取其寔而不喪其名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見其情以治之何憂于區區之楚哉其以視策士之所謂畧猶已歛之於韶濩也弗屑錄焉矣

合秦以攻楚合楚以攻秦孰愈曰城濮之戰晉當合秦以攻楚矣敗虢以後秦不可得而合也秦不可得而合故狄之以不可得合而狄秦知合秦以攻楚之大愈于合楚以攻秦也秦不可固合者也晉固與之合則弱晉而乘之弱伯主乘中國秦之所為狄也乃其害也孤中於晉而未及夫齊宋魯衛鄭蔡陳許以迫周於東合楚以攻秦晉之禍紓矣禍紓于晉而害遂及于天下此得失之樞子奪之繇也秦之窺天下也晉亢之晉亢敵天下于秦故春秋狄秦而許晉之攻雖然能亢之固不若其能服之也且秦之去晉也近楚之去晉也遠晉西破秦猶未有下楚之勢也威秦而楚固不震南破楚而中國之勢壹于晉則威楚而秦震矣是故合楚以攻秦故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秦以難晉故趣入于狄狄秦以晉也楚不以難晉而後為狄晉惟楚威而後得為霸故舍楚弗威則晉一秦矣舍楚弗威中國可以無晉舍秦弗攻秦即勝晉東國之諸侯猶得之擯于河山之表故其後楚削秦張中國持之待之數百年

而後幾周以并天下浸令秦削楚張天下之亡趣急矣蓋秦楚者俱以夏宗周壞封建毀文物而為志者也勢有難易地有遠邇惡有先後故春秋之季年雖或擅秦而進楚而楚之不可合也固然秦窺天下始于晉其合于晉也則其罪釋矣楚之亂天下也不中于晉雖合于晉害固在天下其罪不可釋也楚合于晉罪不可釋則晉之令之也弱不可療而惡不可貴矣惡不可貴而姑于西門之敵貲之惟鄢陵之功故也晉敗楚于鄢陵而秦不敢報其麻隧之怨晉折楚於蕭魚而秦不敢亢其涇濟之師故知合楚以攻秦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

秦晉之構怨四十年矣晉不能牽天下以向秦天下亦無為晉恤魯成之十三年會于王都以西討山東之國集焉而晉始非晉敵天下敵矣春秋書公自京師會諸侯伐晉顯命受于王為天下之公伐也牽天下之力快晉之忿君子不抑焉蓋秦至是非僅難晉也且秦之難晉亦非徒為晉故也楚北向而爭天下鄭敵之吳西向而爭天下晉敵之秦東向而爭天下晉敵之楚得鄭而後及于宋魯齊衛吳得魯而後及于齊衛晉陳秦惟弗得晉而不敢出關以爭秦之出關諸侯之禍周之憂矣秦既已有西周之地馮山而東制諸侯而思以逞者惟晉敵之爾晉為天下敵天下之所宜助為周敵周之所宜佑也且秦之合楚也楚不能用秦而秦用楚秦之用楚甚狡也不聽之名楚犯之中國之怨楚嬰之勤師暴骨楚任之楚固不若是之愿而安為之用者晉失秦以授楚秦不吝捐利以結楚也城濮以還楚折矣商臣得秦而後振是以有十六芊旅得秦而益張是以收陳鄭而殘蕭宋娶秦得秦以允逞是以下魯衛而蹊莒鄆楚恃秦之掣晉以無忌而秦非為楚掣晉也秦委爭于楚而敝晉也秦之悍也禍未中於天下而天下忘之故微秦而楚不足以張微楚而秦自若也是天下陰有其巨患晉孤立之而天下不恤天下之昧也乃晉之捍楚也有名其捍秦也不知收秦而又負不直之咎於秦晉以是不能得之于天下四十年而後得之也晉得天下以敵秦秦乃懾于天下之威而不敢顯為周患故先乎會會伐秦之日使問赴告旁午于中國後此者天下乃始絕秦是秦閉秦于闕以不相及者終春秋之世而天下亦以小安故夫晉為周敵而周聽之周得矣非夫惠王通楚難齊之患也晉為天下敵而天下應之天下得矣非夫魯伐萊鄭侵蔡之妄也故秦者晉之所宜合天下以有事者也上者收秦以為天下用而秦以緩其次胥天下以絕秦而秦以戢惟不孤用其忿而與天下共焉則其事公矣春秋張諸侯之伐而臨之以周公之也

吳楚秦皆春秋之狄所猶有等也諸侯之不安于侯于是而有伯成乎伯者王之所自衰君子賤之近乎伯者王之所未亡則君子猶不絕之蓋伯者王之委非王之敵也伯之始興類亦破王法兼并以自強然逮其強而足以伯矣兼并之事於是而止故齊兼紀彰滅譚遂逮乎召陵之師成伯而止晉滅虞虢開南陽遂卒踐土之會成伯而止非其後之不足于狡以啟彊也斬平得伯止矣秦之始攘西周之地斥梁芮并西戎穆以伯矣而狡以啟彊曾未止也窺滑鄭向三川冀駕晉以陪周室是雖得伯而不為之止伯而不止則狄矣故殽之戰北徵之師春秋奪其伯而狄之楚之啟也在齊桓之前首僭王號食申息弟廢鄭意存代周而不斬乎伯故春秋之始見即使從狄不斬乎伯固狄也逮乎婁旅有江六并群舒有陳下鄭以向宋猶不斬太伯也縣陳不有平宋而歸而楚之并中國也為之竟止猶知止焉則固近乎伯矣不足于伯而免之于狄以其有所止者之近乎伯也惟夫吳貿然以起貿然以來不知有伯固不託焉始無斬也可爭則爭焉耳終無止也可犯則犯焉耳不伯知固不斬伯不斬伯則不近乎伯而究無所止其敗也貿然以敗也藉其成也將貿然而無憚以不逞也夫貿然者無固惡然而君子早絕之而弗宥非已甚也劉淵石勒阿骨打鉄木真之初起豈其蠭為條理若然以斬之若然以得之哉燎原之火不謀所熱無與止之而不止乃以帝天下食萬民而有餘矣故貿然者尤甚于其有固惡也春秋之子于秦也弗絕于其始以其有所斬也於楚也弗絕于其終以其有所止也于吳也以號始以號終起于鍾離卒于黃池與于會盟而不得與中國齒唯其貿然無所斬而不知止也故知君子之惡夫貿然者尤甚于其有固惡也

佞人之說不效當言而發言已而敗佞不讎君子何惡于佞哉德人之言也效效以此言以此言直而效易見或以易見而淺之佞人之言也效知效之在彼而言之于此效焉而疑若神庸人之所為神之也而惡知其避就之姦乎士變之言曰外甯必有內憂言已而效矣嗚呼此變之所以為佞也惑于其效之疑若神中其佞而以亂義於是以說春秋曰鄢陵之勝侔也夫晉之圖楚自盟蜀以來十四年矣合齊通吳間之于秦秦謂楚言以絕秦也大乞列國之師樹齊晉衛之兵為後援誓死以當楚而後勝其何侔哉彼云侔者直欲置楚焉耳苟置楚而晉又何以伯邪外

甯之有內憂不幸而變之言中爾豈外不甯而後內果無憂乎趙盾之世三方交警而夷皋以弑又何說也晉之內以憂厲公之不忘情于樂卻而書與偃側目其君也效其有憂之在彼而暴其憂之說于此變亦既明曠乎憂所自生特匿其情以避而駕其說于不測爾故忠佞敵也變惟不忠斯以善佞迨他日之效于彼而人且神之君子之惡佞惟惡其首不測而尾疑神也湯歸于克桀而仲虺誥武王通于鑿夷而召公訓亦惟是修德令終之戒未聞置寇于垣而以警室人之罵者也變誠有內憂之戚以憂晋變胡不以死爭三郤之殺于前變胡不以義折晝偃之弑于後置君父之大憂含汚以自免乃如非有憂者姑為若知若不知之辭以銜前知之哲嗚呼變之心路人知之矣路人知之而傳春秋者弗察而師之甚哉遂佞之難也且夫所惡于佞者非僅其不救于敗也搖人心亂國是長寇讐敵敗亡言于未兆而禍必因也惟其危效而疑神人神之矣神之將師保之抑將奉行之而禍以發變一市其陽此陰彼之邪說取效三年之內故後之君懲厲公之弑後之臣鑒三郤之死弗內反其取殺召弑之各有錄一歸其咎於敗楚知螢以疲其師而不敢戰趙武以讓之歛而不敢爭叔向女齊以天方授楚而坐視陳蔡之滅伯統絕天下裂秦楚之跡日遷于中國晉之強宗乃以瓜分公室保河山而自固周因以亡山東諸國因之以盡前乎此者不任其咎一自士燮之言始也然則鄆陵之戰殆伯事之終與而悼平兩世得以延中國之微緒寔此一戰之功也藉從士燮之言斂師而退三郤亦無以免先狐之誅厲公亦無以禦夷皋之弑徒使楚舉鄭吞宋而浮食天下又胡外患之非內憂哉春秋大鄆陵之戰自楚子之敗其異于士燮之邪說略矣傳者舍經而從之佞人惑君一於千歲之後吾不知何所稅也

叔牙逆而書卒君討也內有逆焉討之諱以全恩也公子偃未成乎逆而書刺非君討也大夫之相殺不足以爲之諱曰吉之曰刺以君國法章偃之亦有罪焉爾公子偃其何知焉介於亂而不能避恬君母以立異于強宗夫惡知季孫行父之得刺公子以搖君哉行父之執叔執季也僑如之奔季遂叔也若邱之舍晉聽叔也郤犨之靈晉聽季也大夫自相攻晉爲大夫討魯之君無事焉懦乎立其上晚叔季之雖替以復于晉而已矣乃復歸罪于郤犨入井之子晉施以無上之刑何公族之貽於校也即如季氏之辭而鞠之僑如首也偃從也僑如奔而豹嗣偃刺而不錄

於國季之留餘地以居三桓者至矣而奚但公族之果于殺也以娶齊之賢也猶爲之言曰夫二人者朝亡之曾必夕亡夫豈莫與行父之不可亡哉季孟之不可亡而已季孟不可亡叔亦不可亡自相攻也自相禦也所假於先公之法果行而無斬者成公之弟焉大夫相殺以搖君君不適王焉君子之修春秋惡足爲之諱哉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苟學焉而皆已至也以其至而盡海於一川也陋矣知海之非一川而謂川無所至也亦陋矣春秋義海也以義達之而各有至焉孫復曰稱國以弑舉國之衆皆可誅亦一至之義王回常秩不審而駁之陋矣夫春秋之爲義海也大大故不可以一例求也以一例求是蓋于一川之說也故昔薛吳之弑不可以晉例昔越無其辭弑比衆亂而弑無適主也吳弑僚夷之其者不足與治也晉弑州蒲非昔薛之小弱而無權臣吳之夷而等子化外亦既有適主而罪必坐然無所坐而稱國者知罪之加于舉國惟孫復之說至于春秋之一義矣且夫舉國之云云非下逮乎編氓也聞國政者當之也蓋樂書荀偃士匱厥無一而可從末減也荀弑者書而非書能獨任之矣偃之必得書猶書之必得偃也故書偃不可以偏釋也韓厥之詞一鄭歸生之詞也是牛其君而欲避其名名沮之權以聽之歸生而書偃可無聽也乃竟釋書偃而坐之勾厥則書偃之姦離而君子為可罔矣且夫歸生之弑宋師勾校也厥苟同情而勾藏之益深勾固不可釋也然將以釋宋坐歸生之例舉而坐之勾厥則抑不可宋無可弑事外而禍不及其望重矣厲弑周立厥執政勾繼之變苟不相忌而相報其情同矣力競而不免君子死望重而不為止其惡情同而巧避其名勾厥之惡與書偃等之四人者無一而可減矣無可減者無首從之別也故孫復曰舉國之衆皆可誅盡乎執政之謂也何疑乎三晉之半天下等諸商鞅之赤渭水也乎復之說爲吾言也至乎聖人通遂并廢其義于晉是謂川之終不至于海也精義以各求其至無爲爾矣以梗概求義者執一以齊之一則泥泥而不通強爲通之則入于亂故欲執一例者未有不終於亂義者也不知稱

王船山經史論

七

國以弑薛呂吳晉之有異抑弗獲已而為之說曰厲公無道樂書不得坐視固將易位而程滑遽弑焉故沒書之名以貫書夫厲公之召弑亦除惡之亟爾曹髦之事不成而司馬懿篡厲公之誅未竟而三晉終分天也豈必如司馬德文欣然以宗社奉賊臣而後為有道哉夫厲公之不若諸侯平國齊光蔡固之鳥獸行審也抑不若齊商人之躬為大逆審也彼諸君者或弑之而無上之刑必正則無道者固不足以藉賊之口乃厲公以奉周治秦亟中夏攘荆楚之大勳曾不足以保首領於其臣而弑之者無罪也不亦慘與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非其臣之謂也故曰得乎天子為諸侯變置者惟天子獨耳以天子之權授諸大夫廢置之不得則無已而弑之弑之而不足以為罪覆加大有為之君以無道之名率天下以禍義者非此言其孰邪故知書偃匱厥之四賊者情均逆罪均重刑均辟殺均無赦主名不可偏坐而舉國之刑伸焉孫復之以定晉案得聖人之旨矣惡有差等則法有獨伸罪無同異則刑無偏置獨伸之而非有縱眾被之而非有酷義精而宏詞同而意異故曰春秋者義海也

懲惡之法已敗者戒未敗者誅已敗者天既治也未敗者天所未治也天所未治為之行誅故曰責天君而見弑固有不善之積也見弑于臣天之治之足矣顯其所已然而人知戒無容更加誅也臣弑其君而逸于討天治之所窮也于是舍其君召弑之罪而專治弑者不得分惡于君以從減也臣之弑君雖即干討乃以臣之死償君之弑而不相抵亦天治之窮也雖受討而惡名猶不可辭而後天討蔑不伸也故齊諸侯宋與夷之暴齊元陳平國蔡固之淫衛剽之篡齊商人之逆至于見弑不施既詞而况外樹大勳內誅權逆若晉厲公之固非無道者乎故未弑則責君以道道先治自也已弑則畧君子法法審其重也方治臣之弑君而復治君之見弑則是以平恕處亂賊而以申商治君父法之頗不如其無法矣明著其見弑而人主固可以鑒矣略其所以弑而後賊窮于蔓辭窮則爰書簡爰書簡則國法壹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辭窮而法壹也

春秋家說卷三上

船山遺書

襄公

晉靈之世鄭宋爭而楚因鄭以逼宋晉悼之初鄭宋爭而鄭借楚以抗晉故楚勢莫如鄭晉勢莫如宋乃宣之元年晉出微師以撓鄭而宋人皆其後遂委宋之自戰而晉無事此趙盾所以喪諸侯也襄之元年晉勤師以加鄭韓厥獨行諸侯次於鄭而宋人不與楚鄭屢犯宋晉皆當之而宋人不報此韓厥所以能合天下也晉委宋于鄭則威喪於鄭恩喪於宋弱宋以自失其輔是三喪也晉專鄭于己而置宋于無事則鄭無深怨於宋而益畏晉宋益暇而可以為晉拒楚是交得也鄭畏晉之專己威不喪也鄭無深怨於宋則有加於宋而不力宋乃暇焉則宋恩晉也宋不爭鄭楚無釁以過求夫宋輔不失也是故韓厥之為是謀審乎利害之歸矣天下無非義而可以利傳曰放於義而行以其知伯者之義矣以其身而任天下之伯利亦已釋之害亦已赴之實亦已尸之害不分名不委夫然後可以守諸侯而任天下之躋故易始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象言利夫子言義義在而委之利亦委之矣故義者利之合也知義者知合而已矣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激夫竊禮樂者攘臂以仍成乎大盜而已甚言之也已甚言之激於末而忘其序夫竊者固有序竊於人者亦有序是故反之以防其失也亦有序禮樂之竊與其見竊則皆自征伐始矣征伐未之有竊而遽有竊禮樂者必不受竊也童子之手搏未莫與批之固不可得而奪矣征伐之不能竊而遽竊其禮樂必不能竊也一夫無挾遽黃其屋而冕其首狂而已矣早然而夕戮矣夫知竊者之序先于征伐受竊者之序先喪其征伐則禮樂之竊大亂之極而始防不任是也非亂之始則禮樂雖竊不任其咎况其本不聽竊者乎又況夫禮樂之行節征伐而制其度足以治夫征伐之竊者乎故弗獲已而咎征伐之為竊資猶賢於其咎禮樂也雖澤之會大夫受盟淇梁之會大夫庚盟宋之會大夫尸盟大夫盟而齊遂移晉遂分魯遂專是會盟之為益資也而非也悼公立六年而後親將以出樂韓荀三大夫專以其兵馳驅天下控夫齊宋魯衛暨小國之卿胥制諸侯之師以成乎下移兵歸之民從之功歸之天下望之權歸之君且畏之以無耦之威成尤重之望率習於相從之民上逼其主而後會盟

之竊若行所無事而用其不容已是故弗獲已咎征伐之召竊猶之可也征伐不可弭固不可勤即可以勿勤之道防之也征伐勤國君倦休之以凶危誘之以尊安于是受竊者發其私蓄出其器物以授盜而不驚大禮之行雖勤不倦大禮之制尊而光大禮之儀恭而安以審度而節兵利器不操而固無所喪惡彼竊者而斤斤以之憂爲善用者不用其所用善威人者不威以其所畏天下無可頗用而威無固威久矣用頗則竭威以所必畏則徐則其無足畏而威亦盡也楚之爲天下患自通熊始熊通之以患天下自陵周始陵周而不能得志於天下楚猶有畏天下之心而無畏於周明矣齊桓召陵之師實以天下之可畏者制之而名以周之職貢收之楚固不欲暴其畏天下之寶無寧收之於畏周而楚服惟夫齊桓之不殲其威而以不用者用也乃桓名用周而寶未用則其用周也固未嘗以用用之也夫名者固有時而生乎寶楚無寧收之於畏周而遂成乎畏齊故以莊王之強自處以伯不絕於周之疾服去熊通之自大也已遠於是乎忌周之勢成楚忌周則是周可以畏楚而晉得以用之也乃周僅有其威而晉之不宜頗用也亦審矣何也周之威惟以不實用而僅有者也晉厲之伐鄭三用尹單柯陵之盟二子與歎建乎悼公收鄭通吳以爲難澤之盟而單於復泣是何用心之亟也夫晉之不能下楚而僅爭之鄭不足於楚之勢也爭鄭而不必得鄭同盟以謀之尤不足之勢暴於楚暴於鄭然且煌然引重於周則晉之不能得鄭而急保鄭無以抑楚尤大不足於楚鄭之勢也有不足之勢之勢暴於鄭之勢也僅得鄭而大會以收之要盟以保之自無可必保而拔吳以怙之故竭其用者竭其力也於是而齊桓之陰陽名實起無威之用以伸威於楚者其短長盡露而道為之窮夫晉之始伯無是也戰勝楚而後爲溫之會示楚不足當周之治也靈景之世晉爲楚絀而猶無求於周故莊王之彊不自處於伯而不得厲始用悼踵用周而周竭周竭而晉恃以伯者亦竭幸楚審之非熊通卒旅也悼乃薄收之鄭而不喪諸侯以厲悼之事值過旅之敵晉儻而周亡久矣晉悼之宜喪伯也三而獎大夫不與焉用周用吳無能加楚而全力以向鄭三者皆足以亡恃無其敵焉耳春秋書悼公之事張皇紛紜喧騰勞疲情形具於策望而知晉之且替傳曰史外傳心之要典其此謂乎

以德建者與蓄德鄰以道建者與適德鄰以謀建者與善謀者鄰故書曰臣哉鄰哉鄰其所鄰而有功故易曰出門交有功晉悼之不擇下而與猥末之陳鄭相鄰以謀功之詘也不亦宜乎鄭之決從楚也盟蒲以後十三年矣陳之不北向也辰陵以來二十有九年矣公子申亟楚縕於吳嬰齊恚死夫二國者乃驚愕失措而請盟於晉嗚呼以此謀國亡之徒也與亡之徒者鄰驚喜失據奉王臣合天下以與之謀晉之去陳鄭也能幾哉往者晉得鄭則楚師必及於榮鄭受盟於雞澤楚兵不加鄭者五年側戮申亟嬰齊不保士夫貪而專國陳以之叛夫非謂楚罪之不可乘也非謂陳鄭之來而不宜受也陳鄭偷而附於晉晉弗以偷受之則知二國者失據而無固志閔其弱以憐焉重可憫而不可恃也閔而受之知不可恃徐收之而不為之動晉文之於衛請盟不許不恤褊心之譏而持之益堅此志焉耳奉王臣合天下以數心腹腎腸於不可恃者之羸者相與而偷以待士夫之死而後戒何戒之晚也若夫楚之有可乘矣上不難以致王命致王臣下不難以盡合山東之侯氏投閒而起大舉以向申息之北門亦奚求而不得而屈一鄭君致一陳大夫即若定天下於几席之上沾沾兩旬之內再勤雞狗馬之血指天畫地而謀保此一日是陳鄭之以救亡而取亡者晉乃欲用之以伯是可不為之大哀邪齊桓之用江黃以成伯而即以毀伯固不如晉文之獨用齊秦也江黃無恃力而陳鄭抑無恃心亡之徒者憐我以為心未聞我之以彼為心也晉厲公再振之業衰於悼喪於平絕於昭無他不擇而已矣己未盟於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庸主其臣之偷心春秋傳之矣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通其義者非謂事大之即為畏也惟畏而後可事大以保國也故大功有所居大名有所當大事有所任大機有所秉秉大事當大名居大功吉之所生凶之所伏凡若此者非國小人微可乘間以攬之己其亦明矣晉之欲合吳也盟於蒲以俟而吳不應會於雞澤專使以迎吳而吳不越蔓爾之鄙介魯以通吳今晉而吳遠去其國以受盟於戚何鄙之無忌也鄙者吳之北道魯之南鄙莒之西徼也鄙南得吳北得魯以徼功於晉鄙乃無莒鄙南得吳西邊事於晉滅於莒而不亡或鄙而鄙復見猶陳蔡之滅於楚而又復也公穀說不足信鄙乃無魯無莒無魯鄭不復有畏威之心矣會滅之明年剝喪於莒不三十年而並入於魯任天下之樞繫一時之望嫉於入而居之已盛遠怙而近不恤不亡何待焉夫弗畏而以正猶莫之保江黃是也況鄙之通吳通非所通以肇中原之亂者哉小宛

之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畏者畏其不穀也巫之如晉與叔豹齒戚之會與吳人齒無所往而不目謂穀無所往而不得亡也

聖人之言與天同化天化之緼中也中者不偏不倚而藏諸用者也藏諸用無顯用矣故德行於生殺而生殺亦不以意天之所為易知而不可測也聖人贊天之生殺而天不與聖人同憂夫婦與聖人之知能而聖人不與夫婦同激聖人不憂則無以修道而立教天之道教固行不待憂也夫婦不激則不能好善而惡惡聖人之好惡已誠不待喜怒感而為已甚之生殺夫婦與能之而豈曰游夏不能贊邪且夫莒之以子後鄼也鄼之宗祀未殄鄼之社稷未屋廟之公族未降於編氓鄼之宗子可與爭而特未能爭耳與夫毀宗廟屋社稷編氓其子姓嬰城力守苟免而不得者情理之相去豈但疑似之間哉況乎鄼君實自亡而後莒私行焉寃鄼以亡國之善詞是賈充之不宜得惡謚也有激詞則有深文有深文則有姑縱終以逆夫婦之同情拂天地之生殺躁以樂新者特采之察耳故我知莒人之滅鄼也我知趙盾許止之弑君也我知鄭髡頑楚麇之以病卒也我知蔡侯申之為盜戒也平情篤性以觀於聖正夫匹婦之喜怒道之不明激者亂之也或說春秋曰錄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非君子之言也韓非申不害之論道衛嗣君曹叔唐宣宗之姦治此而已矣小知詹詹大知閒閒小知者大知之賊也錄毫毛之善貶師鄒長之課也貶纖介之惡督郵巡徼之司也春秋天子之事而從乎鄙鄉郵徼之知以此治經不如其無治矣春秋之取舍聖人之喜怒也吾無當於聖人之喜齊桓存衛而有不予惡無當於聖人之怒晉文召王而有不奪故夫善不全而惡未極者嘗謂有咎焉慎之至矣乃均此一事也此有毫毛之善而彼有邱山之惡此有纖介之惡而彼有江河之善詞難兩顯姑無已而抑大以伸小則元德隱而巨慈逸故弑君大惡也鄭髡頑之如曾小善也以髡頑之不宜於得弑而逸弑君之奉將有君而賢人戕人弑而弗治乎考髡頑之事晉非果有棄夷即夏之志也公子申戮嬰齊死楚杜於吳而去之若驚以勢沮焉耳善固不可采弑君之惡固不可逸采之於纖介之疑似而逸邱山之顯辜申韓之學所以仍自屈也役情於一往而屈於其繼或牴牾有餘而是非隱或惡怨不返而斟酌廢曲以為名細以為法取新於且目以疑天天下之適從非聖人於賊盜者無尚此也故曰我知髡頑之自以病卒也二傳之傳聞或者晉人故以文致鄭罪而脇鄭乎以晉人之詞為詞非天下之公言也髡禡卒鄭為晉討蔡而受會於刑卽則從晉非髡頑之獨心而大夫之不以此弑也亦明矣

兵者毒天下者也用之而即毒不待甚多殺也行於不得已焉則殺得已焉則勿用故曰不戢自焚今夫以毒攻疾者無已而攻之已疾而後可勿攻則疾已而固勿攻矣畏巴殺之劫也姑弗使大飲而日咀之疾固不可奪而元氣盡豈不愚哉晉之舍楚不競而惟鄭是求愚猶此也畏楚之毒而淺嘗之鄭以煩挑之會楚無熊通羊旅之為君穀於菟叔敖之為相故亦貿貿往還於鄭而相報爾乃其決三年之內四興向鄭之師旦飲至而夕發輶車敝馬羸兵疲將惰勞天下以寒諸侯之心而徒忌與楚一戰三軍之衆十有二國之君御其以資晉人翔翔之戲邪故悼公君臣有自焚之道焉而美畜不足以霸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憊也伐者鬼方也非故從我之鄭也三年克矣非翔翔而堅避敵也然且曰僅則晉悼苟鑿之免於亡豈非幸與夫爭鄭者緣制楚也無求於楚焉用鄭鄭不服者恃楚也能創楚鄭將焉往本末逆順之勢夫人而知之矣乃疲天下於四年之中僅以得歌鐘女樂之餉是墮死之控首呼天而以易一餉也君道長臣奔命兵死於馳驅既死於轉餽鄭之邊鄭死於侵掠者不忍凡三矣而徒畏一日原野之暴骨是益駛日餉人肝而分以餉夫子道也仁不足以仁讓非其所讓威而益喪其威令諸侯而即以召離晉自是而兵不能復及於中原令不能復行於列國甚哉悼之以小知而墮伯業也說春秋者猶從而獎之不已過與夫殺以止殺未聞留殺以止殺蕭魚之會弗獲已而後以倦歸王者之所不忍伯者之所不胥春秋疊序其興師之勤繪其驕也鄭人請成而不列於會明乎非召陵袁婁之績也雖有樂驕武而憚除患者不容叛經以為晉悼釋

合十二國之諸侯以伐鄭始以會於蕭魚終合十八國之諸侯以侵楚始以盟於皋馳終兩書曰公至自會未卑其初事之詞也召陵之侵無救於蔡無得於楚蕭散無終而以盟會之信為未畢矣蕭魚之會鄭服也鄭服而何為未

畢郢夫晉牽帥天下之君師暴露三年未遑稅駕祇以收薄賂於鄭而僅服之其以是為可必事也與將欲畢之入其都俘其君遷其國無已而滅其社稷於以收十二國三年四舉之威而亦僅報其大勞然而以此加鄭而固不得矣夫鄭者非天下大害之司也深伐之而不可淺伐之而徒勤繇其蕭散無終大會以解者觀之晉人之不揣以爭鄭自困於恩威而失霸宜矣服鄭之道德綏之上也立威於楚而鄭自來次也不能於楚則固不能於鄭矣不能於楚僅能於鄭是終無以有能於楚也不能於楚僅能於鄭者亦僅也故雖得鄭而終不敢問楚既且授諸侯於楚以戴之而長諸侯晉悼之所成概如此矣譽之者曰推至誠以服鄭也夫以至誠服人者固必牽帥天下之君師疲敝於道路者三四年而無稅駕一歛再歛姑弗獲已而收功於織介之賄乎曾而不言鄭與以伐鄭出而以曾終春秋之陋蕭魚亦如其陋暴鮑也說春秋者以悼公為復伯吾不信也無已其齒諸宋襄而可乎小人之心惟君子知之與小人為類者弗相知也苟弗知之重之以疑益之以忮競之以邊還相為邊而禍亟於不已莒與魯故未有郤也一旦以小犯大方伐其鄙旋重師而環其邑魯之設台台圍釋而亟破其別都禍發於一旦兩相為邊而惟不力是何其相忮之深邪台費之旁邑也鄭台之接壤也魯城費而莒圍台魯城防而齊圍成其故一也且大魯之亟城費興防也其非為齊莒證明矣季欲分魯而費城城欲要害而防城斯亦何與於齊莒而遽為齊莒憂雖然其敵疑者固有以也季與臧之欲奪國也新而居勢也不厚為之利以昭其君為之名以盡其民必將曰費城而南制莒防城而北捍齊收莒亢國家之利二氏其為國吠犬也之情也能知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之審於事惟知人也其知人也惟審實也宿紇之不目靖而費防之築不足為齊莒難亦易見矣國無能自固則見似而疑情無能自守則方疑而忮疑不慮忮不憲慎於一往而不思其反故齊於魯兵連禍結君臣國圍城自召也夫君子有弗信之人而無過疑有必爭之寶而不以忮故天下方亂不與其亂內先自固可以無憂事猝驚心有以自守待之須臾之頃小人之情形盡見而我亦可以無忌夫小人之名為攻之意不在攻也名為弗攻也固將攻也幻以搖庸人之志而寶不能佚君子之鑒是以情窮於君子而君子不代之以爻惡伯與紇也一之其姦莒為之殘齊為之毀晉為之歛怨

莒齊而勤天下以召叛況魯襄之童昏受掣者乎時無君子交相為齎猝然顛越以成子

亂然後小人之求益難而得益堅魯遂分晉遂失伯齊困莒周費防耦國與小人為類者惡知其底止之如斯邪開大功不保其終則或起而殘之殘其身沒其功掩其成以為已績雖然亦無能居也晉悼之君臣有合諸侯勤天下之績或艷稱之求其實皆厲公之餘業爾悼之有事於天下者三服鄭也用吳也拒秦也厲無馳陵之戰楚何為失鄭而終已無麻隧之師秦何為見伐而不報無鍾離之約吳豈聽蕞爾鄭之命以北向而受盟悼公因之是以有求而亦得樂荀士勾因之是以執政於晉而為諸侯雄夫悼公固無桓文之志書偃營勾之區區亦宜慮天下而勤之邪業已推刀厲公而墮其十九之功則無以自掩而謝國人之咎故三役者皆非悼公君臣之得已也席厲之業竟厲之事苟可掩厲之成勞為已績則薄收遂已而無過望於大成亦偷心之固然矣薄收之鄭而得賄旋師薄收之吳而退吳於向薄收之秦而械林遽反舍三方以無成天下之去晉也亦自此始悼無成功晉無成伯祇藉手以為也不祥之犯禍莫大焉竊人之功名終毀焉天之道也王之法也春秋於蕭魚不序鄭服之績於會向伐秦自士勾荀偃之專行以勞天下而顯其無成姦人之姦無可掩矣悼公沒荀偃死矣自競於南秦自競西楚分諸侯於晉秦氏先亡荀范勢夷而趙武魏舒轡起代興於晉故曰天之所以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不信思不順或又起而殘之將誰尤哉

春秋之獎伯勤天下而一之也伯之未興諸侯相攻而無已王以是而益如贅民以是而益如焚民既病而偷相仇王既無以翕天下而自保也亦危故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非僅山戎狄楚也一朝之忿競其民以死之者皆山戎狄楚也伯興而天下猶一矣天下猶則若存若亡鬢髮之聲靈固天子也民有輯固以存其生民有歸固以心無妄競也微此將括然自保乎伯之名而諸侯不禁于相攻惡用彼伯而從以替王耶故諸侯之復自相攻於是乎而伯不足獎是以春秋亟奪其伯而一以無伯之治治天下晉悼之季年逝於平公之世齊莒邾攻魯魯攻邾宋攻陳衛攻齊曹一朝之忿無所歸輯視諸齊桓未興之日為無愈矣平公之合諸侯盟不書同執大夫而稱行人非伯之詞也後乎梁之會七年而伐晉之師舉與衛齒焉無伯之詞也聖人之欲治天下也益難矣王者不興伯不

可用故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非聖人其孰能易之哉

惟固有德則乘於道者不能與爭德非固有而先喪其道乘於道者雖無德而爭之有餘益道可來也德不可乘也道用天之自然因先王之已制約亂人而俾勿甚亂者也故可乘也德非固有不足以麗乎道則恒為乘道者之所詘矣故曲直老壯壹因乎道晉為溴梁之會命諸曰歸侵地抑齊之彊扶魯之弱弭邾莒之亂德人之言也直於齊壯於齊齊誼不得與之爭而齊無忌晉德雖衰其子齊之東山以為德者不猶遠乎盟而其臣逃未幾而伐魯之兵齊乘道而晉乘非道不相下之勢在此矣故道者德所乘也亦無德者之猶無可乘也德者道所秉也非無道之之可秉也魯惟為季孟樹邑而邾莒憎晉惟為荀偃抒怒而齊靈逞道無可乘詹詹之德言不足以令久矣故用人情者不如用天秩用己志者不如用王制君臣父子之外無德也尊親令恭之外無直也齊繇是而張乎天下者逾三十年追乎陳氏之彊而後大挫於吳魯之益弱晉之不競又矣怪焉

諸侯之盟會征伐必親者也委之大夫而權以替國以不振慮事者之所宜尤慎也乃以此為慮趙宋之君相收權於上而替其臣漸潰以弱國喪於全元而莫之振通此者極難矣夫道者一致而百慮者也盡其百慮而一致通何疑哉道之所自秩等殺有體端委有緒古今遞革而一致者固不紊矣盟會征伐所自出者天子也將而行之者諸侯也諸侯之臣大夫非猶夫天子之臣諸侯也三代之諸侯後世之將帥焉耳其大夫屬吏焉耳春秋之諸侯上擬天子而戶盟會征伐之制故以將行之權委之戶諸侯之事而替其臣使不得視諸大夫而權失趙宋之天子下戶諸侯之事而替其臣使不得視諸侯夷子陪貳自卑以卑其臣而舉國無權自天子出者諸侯之所宜躬親也自天子出者非天子之所吝而不出者也封建郡縣之殊致上下之等相仍之尊任使之道相輔之勢一而已矣知其一則下不移上不攝各有司存天秩之不紊審矣故春秋之季無諸侯諸侯上擬天子而失其諸侯大夫之所以終成乎諸侯弱宋之制無天子天子自視諸侯而削其諸侯諸侯不建則任卑賤之陪屬以興強鄰爭宣其仆也三代之禮郡縣之權革其文必因其實以天子統諸侯以諸侯治大夫未有無諸侯而不傾以喪古今一也同盟同欲盟也同圍同欲圍也忌齊之爭伯者晉也毒齊之屢伐者魯也以魯勤晉以晉勤天下宋衛鄭曹無怨焉滕薛杞卯狃於齊而憚其强久矣若莒若邾又比齊以于魯而試晉者也夫惡以云諸侯之同欲哉欲之從其私而翕於一時者雖固欲之君子不成其欲不成其欲不許其欲也欲之出於理勢之必然而固將以師為安者雖弗固欲君子必成其欲以為不欲而不可得也晉之勤魯非獨為魯也天下之勤晉非獨為晉也天下可無晉翕然從之而適成黨晉可無魯牽率天以爭而適成乎諱党以諱君子不許之以勤天下而天下固然不效其勤合諸侯之眾無怨者狃者比者狃然同之而弗得不欲天下其何欲哉不欲夫無伯之情同也晉當靈景之世嘗失諸侯矣其失諸侯也失之於楚其失於楚也先失齊也其失齊也失魯於齊而後齊抗也斷道之盟晉得魯而後能挫齊齊已挫而晉乃以暇求於鄭而折楚是故魯之擊於晉重矣齊西抗晉不得魯則晉壓其戶齊南聯楚不得魯則橫絕其聲息之往來故齊桓之伯也盟於柯而始有事於鄭定僖公以講於檉而始有事於楚楚之靜躁視齊齊之出入維魯惟然晉惡得不勤魯而天下亦惡得不為晉勤邪晉之勤魯非魯事也勤魯以爭於齊非晉事也非魯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吝非晉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慚天下自以為勤晉而以勤魯者勤之故不恤無怨不畏非敵不敢不釋其比党之邪心而共勤一伯且夫蕭魚之會晉伯之功淺矣溴梁以來晉伯之勢夷矣功淺者將無以服天下勢夷者暫一合而殆不可久也將無以服而服於其夙服殆不可久而猶暫一合焉固君子之所珍而欲挽之者也人心猶可用而瓦解未成伯之存亡繫之亟矣圍齊之功不終天也荀偃死趙武以偷心繼之東無事於齊西無事於秦南無事於楚舍魯不恤置邾莒不理而小國悉離四國交戰吳越入而為主斯役也介乎伯之將裂而挽之者與

人心之壞其始不堪於義而犯之其繼狃子不順而忘之其終狃於不道而覆執以為義極矣覆執以為義而奉之為典建之為名循之為毀譽之用為賞罰嗚呼典其非彝名其非正毀其譽譽其必罰罰其宜賞而人無紀不禽者鮮矣故君子甚惡其狃於不道也始不堪於義弗敢名言不道之為道壞未極也君子甚惡其狃於不道則

二十一  
春秋家說卷三上

不堪於義者宜若可矜然而君子弗矜也不堪於義則輕犯之犯之屢則必狎之狎之熟則盈一國之心腹腎腸綑於是焉以匪此而不典匪此而不名故夫不堪於義者之必以伏於不道終端委一致之勢也厥貉之會蔡始從楚春秋即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鄰之會陳蔡背晉春秋即書曰陳侯逃歸蔡果狀從楚以為義執以為報罰而殺公子變陳果狀從楚以為義執以為報罰而殺譽而即禽也震霆之所不能警江漢之所不能浣矣故人心之害莫大乎不堪於義弗可以情之窮困而貴之也弗望其他日之悔而姑待也習成於偶然妄生於一念治之早而已易曰賢无膚其行次且立志以循義者豈有末流之可爭哉

春秋之義不比事不足以達微言其人當罪習俗集於勢而隱之則起特文以顯之其人未當罪習俗集於勢而文致之則不起特文如其所文致者以暴之晉人殺樂盈鄭人殺良霄當時文致之獄辭也取討賊之詞加之盈霄君子之修春秋無此已甚之法知為當時之文致矣樂氏之亡汰也良氏之亡亦汰也復入其國而不言叛惡止於汰而無叛心其復入也固無叛事不叛而比之於國賊知春秋之無此法也盈霄不當討賊之辟君子無治焉因當時文致之辭為辭加之罪者之憲章矣天下無王國無君有得罪於執政大夫者罪視弑君之賊乘驕淫沈酗之紳髡滅人家而以利其私定為爰書告之鄰國登諸史冊廷無異議天下無異詞此夫春秋之所深痛也痛之甚而無以顯文致者之姦故為如其詞以達其惡若夫盈霄之不可以州吁無知例也則不待起特文而自明矣里充甯喜親弑者也弑而得以大夫稱趙弑賊也賊而不沒其世爵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盈良霄得罪於執政乘其汰而殺之不得以大夫稱不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奪其官絕其籍肆其尸滅其族舉國仇之盡鋤其党擬於官宦之辟極矣襄公之末伯無統官無治逢野無公是非而盈霄當罪前乎此者未之有也春秋之詞隱君子之志戚非違於詞外者不足與於聖人之微言惟此類焉耳

興不決旬者亡不逮於望朔其所以興者即其所以亡也吳見於春秋者七君而五以兵死一再戰而不勝國遂以亡以兵興則以兵死而以矣亡其甘兵也以之死以之滅猶固然其甘之矣故胡子髡沈子逞卒於戰而書滅其以兵死為慘而凶訃之也吳子過吳子光不書滅而書卒其以兵死為幸而正訃之也從主人之詞不為之書滅以悼之繪其樂殺輕死之心而擊之阿於巢敗於檮李之後以顯其寔吳之為吳見矣畏廢溺不弔者也為千乘之君樂得不弔之禍以倡臣民而獎之死故春秋之貶變夷者未有如吳之甚者也晉乃以之為援晉之所以不振魯乃與之為婚魯之所以革衰彼且速興捷亡而貿貿者猶恃之困於石據於蓀藜不偕之以捷亡者其猶幸夫衛甯喜弑其君剽其君云者喜之君也衛殺其大夫甯喜其大夫云者衛侯衍之大夫也喜其君則弑者服辜衍其大夫則殺非討賊也剽不可以為君者也喜不可以為大夫者也故喜之迎衍正也衍不殺喜亦以私勞而廢公法也然則衍與喜何如而可免乎夫不正於本而免於末未有能勝者也故為喜計者殖之死知剽之非所當君則弗君之焉可也舍其家而亡潔身而不知其餘正矣蓋之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幹蠱者也棄剽不事從衍於夷儀圖以與之俱入可矣比之象曰不寧方來得所比者也用斯兩者則喜可以不君剽而抑可以不弑安為衍計者喜之許迎已也正名甯氏之為賊弗納而自求入焉正矣詩曰無縱詭隨以警無良昔詭隨人今詭隨已無良一也詭者之隨苦將況已而不可縱也受甯氏改過之請使全剽而以公子處之可矣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以祉已亂未聞其以禍也酌斯兩者喜固不得為賊而衍亦可不殺矣故介於亂反於正去於禍從於福斟酌於原始姑為忍待而弗遽非君子其孰能免哉喜怙其九世之卿不忍於寵祿而求以益逐君之惡則惡益劇衍沮於十有二年每竄之苦遽破因不正以反導為人亂以假之權逮其未流喜雖欲弗君剽而不得衍雖欲以賊討喜而固不能矣正其本者理不可劇先遏其欲欲據於中理以為名於外虎其文羊其韓將誰欺哉

者惡能以其意取之名動天下乎孫綽王義之固嘗欲以為名矣而不能而向成捷得之一旦夫向成惡能以其意取名也楚之謀深陽餌而陰用之故利用其邪說趙武之志偷欲以弱晉而自保其力故樂假其詖詞而小國之君三晉之氓且如冥熱之得水益其病而不恤乃相率以獎成之名成乃以名報其意而綽義之力爭而不得者一旦而捉收之矣自是而後八年而楚奪諸侯以為名主率天下以蹀血於東方十二年而滅陳十五年而滅蔡冥熱者得水而疾可益也乃諸侯奪於楚陳蔡滅於楚趙氏乃以罷外兵專內圖盡其君孤媚其民漸滑而晉移於趙授冥熱者以水聽其病以死而我且有其室也楚之詐趙之姦成乃以為名於一旦烈哉名之為害莫之拯也晉思退之俎豆綽義之餘也綽義之宗祊成之系也名之嬗也有源流焉民速悅之事速靖之禍速已之故舉二百年之難若已之一旦而不旋踵之患陰陽之用生殺之數惟其邪說以莫之紀禍開於春秋之季稔於東晉之初極於南宋之世惟向成之為名俾以有名焉耳夫抑人以為名爭之也無如其沒之也爭之其名競沒之其名亡故春秋兩以宋地而不登向成之名於武進之列若曰趙武自備盛建自許也宋介其衝不得解馬非成之所能戶也奪其意取之名而弋名者寒矣綽義之言焉而莫聽晉思退乍懼而天下謫之聖人不與邪說爭名而名乃正殆猶天爭殺物不以威而物自憚矣游夏之所不能贊其諸此與

道之詖也成乎邪邪成乎亂以衛轉為信以靈輒為義以伍員為孝而大亂極矣衛侯之殺靈喜過不在殺也政繇

靈氏祭則寡人衍不喜殺衍將續剏以死即弗死而衛移於靈矣且喜固北面事剏一旦志移於衍而推之刃功雖在衍私勞而已已發之罪弑君之賊也未覺之惡移國之賊也國賊固然其可殺也如轉之志懷其私惠保賊為臣舉國授之喪先公之守而轉乃以不失其信安於衛而為卿是轉幸而喜殺以奔也匪然轉之不為華歆褚淵以終者幾何邪故轉之信不足為信也背公死黨匹夫之諒而已矣若夫轉以失言為病何病之晚也善保信者可生死而不可使為亂衛侯之介轉以命喜命之以弑也而其辭曰政繇甯氏之二言者道之以逆許之以竊君言之不君臣奉之不臣友將之不友嗚呼惡有與其臣言使弑其君擅其國而可以信守者乎苟息之不食言殉君也轉病失言怙賊也始之不擇繼必保荀息且有白圭之傷而況轉乎春秋書曰衛侯之弟與宋辰秦鍼均惡其挾小信殉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也以事存人而不以人存事事繫於人以事為刑賞而使人因事人繫於事不以人為進退而使事因人人之藏否也微事之治亂也大故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不以為進退劉綱氏以不施殊詞於吳札疑於敗札非篤論矣聖人所取若管夷吾遽瓊史鯈國僑不假事而著其名於春秋聖人所惡若臧孫辰楚申不因人而託事以貶於春秋書其得失一因其事而無溢詞故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言其不足以當於王道之大綱也然則札之賢不得因其來聘以為之特詞義繫於聘而不繫於札其與叔術同科也何嫌乎札之異於叔術哉且君子之責人也至於賢而止責之以賢人企聖矣責之以聖人趨狂矣賢者之自靖也盡其道而無憂盡諸札哉藉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諸凡兄弟賢不逮札將使伯夷季札各據自賢之心以酌君父之命為公為私而天在已可弗憂矣憂非所憂道先荒矣故君子不以聖責人聖非可責者也知然札何足以君吳而聖人奚以君吳望黔卑叔武之禍札且親以其身而為戎首安得以積仁之歧周戴季歷而晏然者者望窮兵禍之句吳哉故君子可取春秋不因聘以貶札如寔而書從乎叔術之例說春秋者無所容其鑿知矣嗚呼達節之興而踰距以為聖耶說之有枝葉也而人無固志東晉之士薄井丹而尚相如故中原陸沉而篡弑相紹禍亦烈矣秦檜善無常師之說用此知也李贄之獎譙周進馮道祖此術也君子好辯以爭而不得佞人片言亂之而有餘絢游二程之門不思而淫入焉亦為不善變矣

札終辭而不君自靖之仁也爭弑之禍咎始於壽夢之失正道失於諸樊之虛讓成於餘祭之妄立札無咎焉若然則札無議乎以君子而議札其惟諸樊死餘祭立之日乎諸樊之始欲讓札也非道之正而猶父志也札不從諸樊乃傳之餘祭以及札是輕宗社亂典章而其為謀也亦迂矣札於斯時昌言其終不立之心以息餘祭之妄革諸樊之

命而固請立光是仁人孝子慟哭乃爭之日也而札文弱而不能易曰介於石不終日一失其幾欲成乎介而不得矣夫諸樊舍子以崇讓札不可以言語爭也餘祭非次自立以冀傳之札札可以言語爭者彼即有迂曲以傳季之心其能曰吾必欲立乎其位以舍光哉如其執而不我聽也札逃而去之得矣札逃而餘祭無可傳而餘祭固無辭以自立餘避位以立光光立而札返焉順也光終不立餘祭且傳之夷昧終身不入吳國焉可也不失其身以事親猶承志也待之夷昧死僚篡立而札已無可為矣况僚立而札猶不去好仁不好學其敝也愚札所能無能解矣諸樊之謀也迂餘祭夷昧之妄立也僻僚之無忌憚也在光之思得國也固札以嫌疑之身卒乎其間而札亦危矣哉其僅得為君子而幾不免於同汚也乃欲以天地之德聖人之中非常之事責之乎抑又何足以當春秋之進退哉

春秋家說卷三中

昭公

審於聽者惟同異之辨同異之精誠否乃正善聽古人之言者知其有互形之詞焉知其有騎立之辭焉說春秋者貴王賤伯王之貴以伯之賤貴之也伯之賤以王之貴賤之也觀于伯而得王之貴因以貴王觀于王而得伯之賤因以賤伯此互形之詞也王之責貴于伯非僅貴于伯即無伯以視無伯之亂世尤貴矣伯之賤以王賤之既無王以視無霸之亂世伯弗足賤矣此騎立之詞也奚以明其然也既無王抑無伯能賢乎有伯之世而足貴邪則君子之于春秋當其有伯宜冀其無當其無伯不斬其有何也如伯之賤互古而恒賤如王之貴互古而恒貴則終不願天下之有伯矣然而春秋弗然于有伯也固有奪矣尤有子矣子無伯也非直不幸之也尤憂之而斬之斬其尚有也故蕭魚之會伯之終也宋之會趙武自紳其伯以讓楚虢之會楚抑晉而列之諸侯晉欲救苦而不敢自戶天下固無伯矣而春秋弗忍焉以昔之伯伯晉惟恐中國之無伯也則春秋之不幸無伯而弗賤伯于無王之日聖人之情亟矣夫聖人豈于其所賤者而爭之必有哉故曰伯之賤以王之貴賤之猶夫王之貴非徒以伯之賤貴之也王至貴也伯非至賤也君子之所尤賤者□□而主□□大夫而主天下猶詐與滅亡相并處士橫議封建大裂之天下也故三晉陳恒賤于五伯秦儀衍軫賤于巨室陳涉項籍賤于處士劉淵石勒賤于匹夫當其賤思其貴當其尤賤思其所不貴君子之情也執一切之見不審于互形騎立之微言誠否亂世教不立天下無統讀君子之書而趨入于惑不審而已矣

王之既衰伯之末興人競天下惟力是求伯者亦以此而起齊之末伯先求之子紀陽譚遂晉之末伯先求之乎霍魏虞虢以此而伯亦以此忘天下之競求而懲之故伯事成滅國取邑之事為之衰止魯襄之中年晉不得志于楚魯于是乎取邾晉伯已失魯子是乎受邾莒之叛邑爭鄖滅鄖猶夫齊晉之未興莫之懲也而晉亦不忘其言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舉魯一國而他國可知已夫伯以相并而成王之蠹也伯成而天下莫相并王之救也晉則已失伯矣魯亦大東之巨邦也始于蠹終于救安在其不可望魯以齊晉之事哉晉之言曰狎主齊

船山遺書

王船山經史論

春秋家說卷三中

一

七

盟其又可壹乎是已虛左延魯而授之主惜乎魯之無以堪此也周禮在魯可以王而不能晉委其伯魯有其資抑可以伯而又不任昭非其主也季孫宿有雄心而不受命也彊魯以自彊宿死意如踵之則惟恐魯之不弱也嗚呼趙武之欲竊晉也替晉以自保宿之欲竊魯也彊魯以自張弗之獲已宿其猶賢乎武替晉以自保外媚齊楚而惟私是求不競物者物不競也而趙氏安坐以收晉宿彊魯以自彊見忘于齊晉而如意又墮其功內外交絀無不出也季乃終以不得于魯謀益工者術益下武之盜晉肱匯之偷而已矣惜乎季孫之可以乘之而終弗能乘也中國于夷狄弗言戰晉戰楚齊戰吳猶言戰者也非口口則不言戰不使口口之得口口也與口口則口口不能口口則隱其戰公追戎于濟口口僅書其追所以口口口口口也戰者交綏兩可為敵而不相下亢詞也口口口而冀其自彊譬之射虎者不得虎則不足道故口口不能敗之抑不足道矣書敗者誼詞也是故知口口口口口珍之不為不仁欺之不為不信斥其土奪資不為不義苟與戰而必敗之也珍之以全吾民之謂仁欺以誠行其所必惡之謂信斥其土則以文教移其俗奪其資而以寬吾民之力之謂義仁信以義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故齊晉之伯成于制楚春秋許齊晉之伯則因其制夷齊口口救邢衛故許之於召陵口口口于箕子攢函于交剛于大齒滅潞甲氏伐廧咎如滅陸渾故始許之于城濮終猶不奪之于平印許以伯猶弗奪也晉之通吳下楚猶賢于宋襄之爭楚或口口或無口口或無口口成敗判于奪分内外輕重之辨大矣口口于大齒口口口口口大荀吳之功以留晉伯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宋襄秦楚不與焉此其大馬者也事有微而淺言之知者弗為也事有顯而深索之信者弗尚也正乎罪而求出之仁失而愚也不正乎罪而求入之義失而賊也夫仁不愚義不賊不知不迷信不貳君子以此學乎聖人不遠矣故君子之治春秋者同則知異觀異則知同異之間微顯以別正天下之功罪無出入之失不苟求深以矜異而傷仁義故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聖人之教如日有明正受其明則有耀矣非明之藏無事于燭繼也公薨不地則知其弑知之者以非

弑之必地也吳楚之君不葬則知其僭知之者以非僭則卒必葬也于其同得其異知其詞之微微斯不可率然而淺求之雖素諸隱非索隱也聖人之教如日有陰霽耀有顯微而終不舍日以求之故曰非索隱也列國之君弑則書弑卒則書卒寔莫大于弑君聖人之所尤懼聖人之所尤懼亦莫大于弑君懼之甚閔之甚則雖有他故不暇以分其專治惡莫大焉刑莫重焉則正乎罪者之不可佚不正乎罪者之不可陷天討所臨雖聖人莫敢易也以此求春秋之旨如日中天無隱待索含麗日之燭燭以求明熒而已矣故我知趙盾之弑其君夷皋而不知其他也我知許世子止之弑其君賈而不知其他也我知鄭髡頑楚麇齊陽生之卒不以弑而不知其弑也如春秋之教求聖人之旨且患弗得而曲為之說坐非弑者以上刑縱弑者以末滅立怪職標隱旨以燭天下不足為功于春秋無亦其罪人爾與謂楚麇之弑也孰弑之謂虔也虔也度而賊賊不足以為君矣齊商人之賊而君齊人君之也楚子麇卒公子比即出奔比歸虔即受刃比之不臣虔皎如白日也比不臣虔固賊而非比之君雖遲之十二年之餘比可以為麇而討虔乃春秋書楚公子比弑其君虔則不與齊人之弑其君商人者均而虔無州吁無知之罪明矣為怪說者弗獲已而苛求于比責以高世獨立之大節曲成立虔之果弑炫精穀之知述於後世而俾以世迷嗚呼安所得舞文之知以治春秋至此極也趙盾賊也而曰見忠臣之至許止是僥幸也而曰見孝子之至髡頑自瘞麇自疾陽生自天而加大惡于臣子以他為之詞必如是以學夫春秋不如其無學之愈矣何也仁愚則戕仁義賊則賊義知鑿故惡于知信不足有不信則以叛聖人而燭天下之大經誠不如其無學也

世子與於覲會之事下其君之禮一等宋公也世子下視侯也申之會降乎小邾而從淮夷楚滅宋矣故禮者自理者也自愛人斯愛之自敬人斯敬之希人之愛而恃足以當人之敬是以愛敬任之人也苟任之人愛與憎敬與慢莫能必矣夫任人者莫之自必而況於匪人者乎宋之盟號之會道晉以諸侯授之楚宋之為也昔者楚與晉爭伯而恆阻於宋楚以之兩爭於宋宋困而不為下楚乃以疲楚故重宋急宋宋一旦折而合於楚且為天下之大致天下之諸侯是足以當楚之重矣足以當楚之重故可恃也楚所不欲弭者兵而姑與晉弭之楚情見矣晉持其北吳蝕其東不弭於晉弗能東向而治吳也輯晉以得諸侯乃大會而馳師於江介楚懷此亟矣懷之憤盈而重為之詞

探其意成其欲緩其北顧併其東力乃宋成之也宋為楚舌而利導其心愛可希也乃楚既合晉而宋固為弁髦矣楚大得諸侯而宋亦服毳矣楚探宋希愛恃敬之心而情盡於宋矣故恃焉而不敬希焉而不愛世子與於會而不敵附庸之小邾此奚怪哉且非徒敬之不可恃愛之弗可希也楚得徐滕頓胡沈鄭而賓淮夷是叩宋戶而奪其鍵也愛不足則憎仍之敬不足則慢先之微楚虔之死宋將不有其國求如昔日之兩受圍而將不得兆先見矣希愛者得憎恃敬者得慢偷安者得危天下莫賤於偷此之謂也且夫楚之重宋也惟不得於宋也其不得宋也非宋之固能稟岸也楚越陳蔡鄭許頓胡滕鄭而攻宋則力窮於遠馭晉且必爭而久頓師於宋則情蕙於孤縣將欲北收宋而吳睨其東則勢危於中折夫既已合晉制吳而東諸侯之惟其命矣順其脰喙以啄宋猶右臂之伸也故幸而吳之不易舉爾晨下吳而夕軍宋晉不能收已涣之諸侯以與爭敝宋而返席卷陳蔡鄭許以北疆河上申之會楚人之欲天下之勢已大概見矣其馳騁也將自宋始故慢之憎之蔑其班序以挑之於是而宋始有悔心故自是以後宋日遠楚而不敢親昔以恃敬昔以希愛惟恐不得也迨乎不得以履危機則雖施之以愛敬而不敢受夫至於後人以恃其敬也自不忍薄以愛人非愛人而希其愛也不恃敬天人以自喪也不亦哀乎是故君子以自不敢慢而敬人非敬人以恃其敬也自不忍薄以愛人非愛人而希其愛也不恃敬天下不敢慢不希愛天下莫能憎忘天下之愛敬而天下歸之事不相待而道成焉取之己而已矣乃君子之為爾者將矯持天下以逆操其情乎而抑非也自敬者非其亢之謂敬其天而已自愛者非其吝之謂愛其道而已天以臨天下弱不如彊不吐也道以撫天下來不暗去不驚也天之所秩因尊以尊之而已不卑天之所敍因親以親之而已不孤君子之所尊親者以其類君子之類無小人天尊之矣□□□□□天親之矣類斯同同斯順順斯辨辨則拒非其類而不嫌於異異斯攻攻斯服故君子希道以恃天而天下服惡知天下之愛憎與其敬慢哉小人之附於道也不然以道見重不見道而惟見重見其重不復見道知以人不知以己見其重因而任之知以人權去於己而人司之名喪於前實毀於後毀焉而後悔困之動悔有悔也宋之不終戴楚而存也毀焉而弗悔且聽命於人以自傾蒙之見金夫不有躬也陳蔡頓胡沈許之終於亡也貞淫之幾存亡之致豈不辨與故曰天之示人顯道惟彰君子不謀吉而告無不利無已抑凶而不咎天

申之會

申之會不殊淮夷傳曰在會之諸侯○然則齊魯僅曹邾莒免於○會於虢弗會於申以為猶賢矣齊委賊於楚而假之討魯固且亟觀於楚而衛曹邾莒可知已其得免者弗獲已而猶知避乎大惡剝三之所以无咎也陳蔡許之役於楚舊矣頓胡沈弱而不足以國勝小邾從宋者也然則申之會春秋所亟擯者宋鄭焉耳乃宋鄭之合楚也於是而甚其離楚也亦於是而始兩伐吳而不與從會乎厥慾而不疑復之曰不遠復元祇悔為復之初不猶賢於剝之三邪而又何○夫知人之慧與德人之知有近似者矣知人之既知亦反而合諸正也反合乎正殆乎德矣乃知人之反以擇利而反正固利而利乎正也德人之覺不安于不正而正以為道道必利而非以道利也道利之分人禽之間盡之矣宋鄭之舍楚利焉耳矣已不從於伐吳而亟受盟於厥赦利焉耳矣其利也適值乎道道斯利也乃其道也惟利斯道非以道也非道之悔數悔而不定者也楚虔汰伐吳之謀定陳蔡許頓胡沈固宗楚而亡將及之宋鄭南向之初心弗獲已而小革迨夫伐吳之果不足以逞蔡陳之相續以亡楚虔之不保其終乃以自矜其早覺而離之決浸令楚遂弁吳虔無內叛從容挾陳蔡以求之宋鄭子產向戌之區區將匪過是悔而悔其悔斯何足以當復初之盛德哉無當於復而亟從於剝固不若齊衛魯曹邾莒之猶有憚也鄙哉恃知而知者之徒為點也從淫而害有幾則悔其淫從貞而利不逢抑悔其貞長年以覺長年以迷長年以悔誰與原而赦之  
嘗有所裁罰有所止如其適上者而輕之未有不逮者矣如其適上者而重之層累而有不勝者矣賞極于侯罰極于死莫能增則亦莫之增也周公相武王以有天下成王幼公殄商定周禮致太平相武開周之功視太公而均賞矣殄商定周禮公勳有加焉其封也儉於百里而與齊均賞之所裁適上而無以加也加之以禮樂而子曰周公其衰矣莫之裁而逼乎上不勝上也以非常之功有必裁之賞用同而不用獨況夫罰極上刑層累有窮而不可加者乎層累有罪罪其重者適上之極也重者服輕者置從重以止也均乎上刑而使即乎一勿兩罪而一刑君子不驟怒也均乎上刑而即其一何舍乎何即乎罪有公私因其人因其事歸所重而已矣楊氏之徒非必能孝而但責之曰無君墨氏之徒非必能而但責之曰無父治天下之教不暇治其私也楚晉王而變夷中國之大惡也弑君之賊諸

王船山經史論

侯戴之亦大惡也從子僭王之與弑君弑私罪也僭公罪也私罪視公罪而尤嚴則以私罪服刑一國之案也從乎從僭之與戴賊戴賊者有畏而陷私罪也從僭者無忌而逆公罪也舍其私罪而治其公罪天下之案也故使楚虔而弑君之賊與討其罪而勿之從楚臣子之責也楚之臣子不能討而始以望之諸侯諸侯不討而戴之罪列於楚臣子之下而未減矣若楚僭王以變□□為之臣子者固弗能治且相仍而戴之亦情也使之主盟以令中國諸侯之專辟也舍諸侯之專辟而使即乎未減之刑以增重焉然則楚虔不弑而可戴之為盟主申守之會不殊淮夷以□□治其從僭而非治其戴賊欲增之乃成乎減之猶夫加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祇以辱公顯喜無勸顯怒無懲君子弗繇已天威天福天險也天險不可升升者墜矣故刑極於元罰極於□天下之公罪□於僭王而□□虔即弑諸侯不更坐焉況乎楚僭者固未嘗弑君者也春秋正楚子麇之卒於前罰戴楚之諸侯於後大義各設炳如日星徇傳之深文屈聖人之大法刑顯法亂惡足以治天下哉

史克之頌溢頌者也顧其詩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疆域正侯度猶存焉并僖之盛魯無人地也襄昭之衰併鄧與鄆受漆閭邱漷水於邾受鄆防茲年裏於莒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皆非其力取之時敝而坐收之也惡莫大於滅人之國而或必有討罪之詞其猶可以居之矣惟夫謀之也不以知奪之也不以力受之也不必有名於是而諸侯之為盜無忘也無知者謀之而亦獲無勇者奪之而亦保不必有名瓦解以授之人而不敢爭於是而小國之不自立也亦甚矣小諸侯無以立大諸侯不已於盜光大之諸侯愈以多得而無厭無度者無俟封建之不毀何待焉春秋書三叛其詞直其刑覈瓦解之勢即文而顯舉魯以該天下而天下可知已

會申之役楚長諸侯以伐吳伯詞也號舉淮夷而不殊猶未純乎伯詞也明年楚再帥諸侯以伐吳徐越稱人以進孰進之楚進之楚純乎伯矣春秋之為之伯詞諸侯之伯之也非諸侯之能伯楚晉授之伯也晉授伯於楚而後楚得肆志於吳晉授吳於楚而後楚得成乎其伯成乎其伯而後諸侯弗得不伯伯詞成矣故中國之授夷狄君子之授小人授之利弗可授之權授之權弗可授之義義以立權權以收利利不損名權不損道雖君子弗能奪之况細人之從者乎吳之于中國也毀衣冠殊言語異飲食別好尚義之所必憲者也故楚伐之而義授以義而欲損其權授以權而欲分其利必不得矣晉不得爭諸侯不得拒春秋不得奪靳乎楚之但以伯也春秋之為之伯詞猶若有幸焉而聖人之心迫矣

奚以知賤毫毛之惡揚纖芥之善非春秋之通言邪賤毫毛之惡為無惡者言也既可無惡而猶有毫毛之慝君子之所惜故賤揚纖芥之善為無善者言也不望其善而猶有纖芥之美君子之所矜故揚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陳賤毫毛也楚子殺陳夏徵釘揚纖芥也若夫大善大惡之司為天下之所盛衰猶且取凶人之纖芥而揚之擿君子之毫毛而賤之狷薄以行喜怒非君子之所庸心而規以求春秋之旨難矣晉與楚有分天下之心故授吳於漢授諸侯以從楚而攻吳楚東向淮海而晉乃以北啓中山南北裂天下之故大也伯之所自毀王之所自亡中國之禍所不可百年定者也春秋於此窮趙武屈建之情達衰周不返之勢進徐越伯楚而狄晉其義大矣逐虎者失鼠弔死者勿問破孟猶且取毫毛擿纖芥以窺君子之喜怒胡屑屑耶吳之助慶封也且不如楚之助魚石也助魚石無尤賤之詞知不以慶封故而尤賤吳矣楚虔之殺慶封不如其殺蔡般也殺蔡般無矜美之詞知不以討慶封而善楚矣楚醒其甚吳之心而會有慶封之事虛據其偶執之名以進退吳楚則是受楚欺而責吳者已細矣故知進楚者伯楚也外吳者成楚伯也成楚伯而後成晉之狄晉亦一伯楚亦一伯楚亦一狄矣狄晉則無益於伯楚伯楚乃以知狄晉之繇大善大惡之司天下盛衰之際創鉅痛深君子不得已而起特文焉非細人之所知久矣慶封之賞殛有司者之治也春秋天子之事有司也云乎哉

平者前有不平也夷儀之役解齊景公之魯與齊同與於諸侯之事者三齊兵不西魯不東戒十二年矣固無不平而何平邪故暨齊者非但平也齊亟收魯而魯不聽晉也春秋之書平皆有天下之大故馬鄭輸平鄭始離魯於宋而齊伯肇宋楚平楚始收宋以講晉而楚墮晉伯之謀成暨齊平齊始收魯以離東諸侯之西向而晉伯遂不可復故魯無狐壤之辱易子之危無怨可釋而以平為文曰自此而勿以晉聞齊也故魯之結齊也雖不能保而棄晉也

縣是而卒不得合魯葉晉東諸侯之會晉無遺矢故厥怒之會晉欲因諸侯以謀祭而莫之聽平邱之盟以兵脅之而眾愈攜乃春秋之紀平非甚不與之詞也齊收魯以亢晉魯釋晉而合齊伯事敗中國分矣春秋之事齊桓晉文將獎伯以聚天下而紓其亂敗伯以相黨而胡弗甚不與邪嗚呼昭定之際聖人欲更為諸侯謀伯而不得矣晉無伯功無伯力而更無伯之心也無伯之功中國滅於楚而不能問無伯之功睨諸侯之瓦解以去而若無知無伯之功趙武韓起魏舒之心路人知之矣志專內竊畏名義之相臨舍南圖北竊中山以自肥也□□□□□而無與問則弗已而聽近者之相保諸侯瓦解而若無知則既欲暱之而彼不受執政之心利失伯以移國則義不可為權姦之私人故為魯者婚於吳觀於楚屢辱於晉抑不如其平齊之為得矣王之不王不如其協以戴伯伯之不伯不如其離以救亡聖人與天下同憂患而乘於時逮乎昭定以降而春秋之志隱矣殆乎不可為矣權衡之大用不能一概以施而用之也密子曰吾其為東周乎非聖人莫能為也聖人弗為大賢以下且無以措其手足顏閔終老於布衣以此夫

謀國家者謀之以其安禍之徒也謀之以其危福之徒也日謀其安則戒匪人之比也必甚故夫恃國之恒固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者鮮矣此亡國敗家者之以禍發於猝內潰外偏輶於一旦抑將歸咎於天而不知其皆人也介楚圍之方得諸侯以將大會而逞其欲祭殷於是而弑其君固追楚圍之已得諸侯將大有事於中國陳淹於此始也春秋諸侯父子君臣安忍以相戕賊或討或逸而國不必亡豈獨陳祭之宗祧為必棄於天哉故曰不恃國之恒固不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誠以國之固子孫之令謀國者之所深願而不可恃也君有凶德而亂卒定國有賊而或為討以靖之魯莊得之齊桓晉獻得之秦穆曹伯廬得之晉衛莊公得之陳夫固有其不傾之道矣故曰非我類者不入我倫為我倫者閔我災不入我倫者幸我災固其恆也故畜鯀者勿納鯀字雖者勿養鷗不恃其貌與離之工游而羞匿也蔡自厥貉以來陳自會鄒以後授命於楚游羿之彀中而逃之久矣國無恆固也子孫無恒賢也蔡固獸行於房闥陳溺湛愛於牀第而國已懸於楚之吻何從得端姪宗姓恤名顧義之齊秦陳晉而與憂其小弔邪黍離之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外有犬戎之相乘而後伯服足以亡周不然宋勁之逆唐元之忍父子喋血而無或奪之何天之獨甚周邪

春秋之紀陳亂也其詞詳詳以閔陳而莫閔乎陳侯溺之卒也廢偃師溺志也屬招以立留溺命也招奉溺命成溺志然而溺終憂恚以自殺嗚呼一往之夫始之以一往之志假手不可恃之姦人志已露命已移雖欲止其燎原之勢而不可得則惟有憂恚以死而已矣故夫天下無可恃之姦人而尤不可恃者姦之在兄弟端姪閔者也乃君子處不令之周親宜必厚疑之而固絕之哉其猶可養也命之必正而導之順也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無棄焉無疑焉之謂也其尤姦也亦不可養也有弗命而命必正也故曰烝烝乂不格姦勿使得有為之謂也悲哉溺之愚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能保兄弟之不相逼者乎殺子之志已露於兄弟則兄弟習我之忍而胡弗相師以忍殺子之命直授之兄弟而不忘則兄弟且忘我之忍而胡弗先我以忍已使姦人窺我之忍則彼灼然早知我之不可終事而我猶恬然相倚以共謀其宗社迷者曰迷猜者日猜身不死國不亡其胡待焉偃師殺溺恚以死留稱陳侯之弟親愛之詞也親其所固親愛其所必愛陳侯之於兄弟未有過焉而嗣子殺身恚死國旋以亡何也非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弟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姦也以弟故愛之雖姦而非保姦以姦故愛之雖弟而非友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恬然不疑其已我者乎則天下有兄弟命我以殺其子而可受命以無拒者乎必拒而不拒非姦人孰能任之招自任而陳侯推心焉故曰保姦非友弟也是故命之殺人而不應者其忠易見命之殺人而力任之者其姦易見惟庸人則不然恒忠其所姦其所忠志已不可戢命已倒持而後恚忿從之自斃速矣嗚呼不得不欲為率與同為而不應已所好而猶為發其短已所惡而猶為稱其善者乎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不相比也用其道則蠻髦自效反其道則兄弟為姦招之恣行而無忌也陳有骨鯁之宗臣猶弗敢也陳之無人也溺之忠而姦其忠已久矣

有哲人之愚有愚人之哲愚人之哲亦甚便矣楚合陳蔡鄭許以圍宋魯遽往會之楚滅蕭以逼宋魯遽會往之楚因陳亂而滅陳魯遽往會之儂捷之甚便魯數用之而無勞再計所謂愚人之哲甚便者也楚挾大欲以睨中國疏不怨加親不加恩視其力而已矣力苟未足即深怨如宋而平以旋師力苟有餘陳蔡曰扣其廷而數墟其社然則魯高枕山東而楚弗能以一矢相加審矣挾走權之心乘趨時之捷足無能自固因以之靡故甚便者愚人之哲哲益愚也楚虔無道以興其興也倏焉倏以興即其遽以燭者也魯則君執玉大夫將賄棄疾立而自戢封陳蔡以謝天下謝天下非忘天下也魯則君無南轍臣絕行李故夫愚人之哲亦宜其善走權而疾趨時也哉震以一旦散以一旦一旦之乍炎魂褫神游而速去之也亦如袍歇而鼓瘖嗚呼處無道之天下而欲為君子其亦難矣道之據不如勢之張志之大不如氣之盛裏之彊不如表之榮非夫善世而不伐不見是而無悶者惡能與浮沈之流俗相迎隨而弗喪其守者乎寧棄疾之寥寥也勿盈虔之奔走天下也愚人無所用其哲而已乃全詩云無然歆羨此之謂已

春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許之討賊之詞也書執公子招誘蔡侯般執世子有不許之討賊之詞也招殺世嫡恚怒其君而不去其公子般弑君父而稱侯子稱世子不於其討目言其賊賊非楚子之得討矣臣弑君子弑父凡民罔弗熟者人之大倫存焉而非我類者不入我倫不入我倫人倫之善敗非所治也非倫者而治人之倫人道怠矣故君子之惡虎豹蛇虺也甚○○○○○○○也甚○○○○○○○者為其變○○○○○○○也惡亂賊者為其變○○○○○○○也已變者甚於將變者不待變而固然者甚於變者彼已固然而猶責人之將變而類已惛不知者且許之以義名要豈可以欺君子哉非若楚莊之退安於伯志討賊而不有其國必弗為之假借之詞君子之不可欺也以此立教不善變之臣猶取討賊之名○○○○○○○而人道遂滅夫乃知春秋之所憂患遠矣哉

楚人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世子無降伏之道見執而死以為世子之道得矣有之為世子之道未得也有固不可以為世子也故春秋以用有自楚人之惡而弗為之死難之詞以隱恤之臣弑其君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在宮者殺無赦況有為般之世子哉世子乎般亦般而已矣然則有為者將何居景公弑之日如有知焉死可也幼而無

能死長而遂志以引決未晚也弗獲已而不立乎世子之位逃以去猶之可也般者天下之所不容不得以食乎葬之宗廟有立則般祀貪得其國而祀元凶於先人之廟以夷先祖於大廟蔡仲之鬼不如其餒矣故國之存亡非有之事也有弗獲已早逃其位國人求景公之別子以嗣其先俾般之罰正於死後有之所以得為也有為般之世子而有惡矣愛死而死不可免貪國而國以亡書曰用之楚惡而有賤君子之所弗恤也有治受者以天子之治治之故賊其爵微其人陋其事自言其所為惡舉凡滅仁禮去信義者用此法也有不受治者然後以王者之不治治之則為之號舉故戎狄荆吳之舉號號非罰也更絀之所不加示不相統焉耳以法治諸侯以不治治化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殷之戰虎舉秦之伐虎舉鄭羊夏之而竟舉晉曲沃之

下亡國其國我不得以諸侯治之矣故殺之狄秦非謂其貪利蔑親也衛貪邢以滅同姓而猶生名以治之也伐許之狄鄭非謂其附楚也陳方會逃歸而即楚猶目其事以治之也伐鮮虞之狄晉非謂其詐也獻公紿虞公執而滅之猶稱人以治之也惟之三役者天下離合之幾宗周存亡之故封建興廢之繇繫焉窺宗周流天下以廢封建則不得為中國之諸侯矣不得為諸侯天子所不治彼自為秦為鄭為晉非我侯氏猶荆吳戎狄之為吾敵也自殺之戰秦於是而東爭豫土周不保其輦輶之勢始於此矣自鄭之亟伐許天下遂顯然以不從楚為罪削周之東援啟楚之北道南北分疆之勢成於此矣自晉之數有事於鮮虞盡捲河北以分天下而伯者彌縫中原以奉一人之勢解矣故昔者弭兵之約向成之說已陋而聽之速楚圍之相辱已甚而居之安晉分天下之心目移於中山冀代之間委南諸侯於楚謂爭楚之無益不如棄南圖北割據以自實可捐伯而以謀王也師楚之知抵楚之間嫁窺周之惡於秦楚而實以吞周所封建之天下拊山馮河以臨周於是而七雄之勢成矣七雄之勢成而晉得其三晉半得周之天下也王失則伯維之捐伯不居而雄心有在是周之亡不亡於秦楚之爭而亡於晉之委也故鮮虞之師周之所繇亡人不知其以亡周封建之所繇裂人不知其以裂封建而君子知之則已早矣曰晉自是而非吾之晉也敵也狄也有天下者為之防焉耳無用治矣嗚呼秦窺周周而外有秦鄭裂中國以楚為名而爭天下則周外有鄭晉以山東餽楚關吳而自食河北則周外有晉秦為秦鄭為楚晉為晉齊燕因之遽以分天下滅宗周而盡蝕

封建秦倡晉成之齊猶有侯馬齊其免夫故六國之亡韓魏為先趙為懷齊最後亡而殺戮亦淺秦一字內遞燭於匹夫之手為萬世笑春秋之所攢為不足治者天之所重罰故曰聖人之於天道合一者也以道定天下之刑名實而已矣刑不從名名不從實別為之意以或出之或入之刑不中道不立自矜明斷而天下去之也若鬻故矜明斷者未有不鬻天下者也楚圍實未嘗弑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實弑其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處於乾谿齊不以討賊之罪殺商人故春秋正其名曰齊弑其君商人棄疾以討賊之罪殺比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比之稱公子為疑則商人之弑君亦稱公子矣以先言歸而後言弑為疑則比嘗出奔非紀其歸將嫌於在晉之不得弑也正亂臣賊子之刑使速即羣而無辭名正焉耳授弑父與君者以名使終得名而不怨實戴焉耳故曰微諸庶民質諸鬼神而無疑實以庶民之聞見為微名以鬼神之怨恫為懼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懼此焉也邪說興疑辭溫暴行有託以免巧者避之愚者嬰之故其詩曰有兔爰爰雉罹于羅王道之壞名實先亂詩降而風乃作春秋以名準實以刑準名實而免不得逸難不徒陷春秋所以撥詩之亂而反之正也聖人沒大義隱傳者矜明強斷出賊而入良則春秋反為亂首君子知趙盾楚比許止之實弑而鄭髡頑楚麇齊陽生之實卒雖有淫詞勿聽之矣

美之大有傳人惡之尤有罪主不立夫罪主者其非惡之尤也不足有傳人者非其美之大也雷震夷伯之廟而言夷伯以為其獨以當天之怒矣石碏殺州吁雖廉殺無知而概之以石碏討賊之力微雖廉乘亂而無必志不足以當討賊之實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一與一相當取雄刃弑逆之賊無倚于人而伸其獨憤者公子棄疾而已春秋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大詞也大之乎石碏之與雖廉而棄疾傳也聖人沒大義隱淫詞以亂覆大惡掩大美知義者之所弗取弗取之者不足取矣謂棄疾晉比以立而又忘殺之則是比弱而棄疾彊比拙而棄疾校比猶賢而棄疾固惡也詘弱以伸彊勢人之術春秋之不為勢人審矣拙者為狡者之凶而護狡者之謾以弑君之罪歸拙者愚人之斷春秋之不為愚人審矣抑弗獲已而曰比賢而春秋責備之邪夫責之備愛之深也責之以大粹而摘其小疵全之也取他人覆載不容之惡推與之以即汚濁之刑人何利有君子之愛一隅小疵而即嬰無上之辟哉

嚴其所惡棄其所愛君子之情不回而天下順焉苟其所愛棄其所惡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甚矣夫淫詞之以害治拂情而賊道如此其烈也春秋傳棄疾之以甚美其討賊之獨力二百四十二年之僅見之臣子之鵠以伸天討大義昭無容掩也

春秋之始不授伯授伯者以拒楚也授伯以拒楚楚雖善而不納遂卒長岸之戰而內楚者以拒吳也故君子之道無適也無莫也憂患日深乘時以盈虛行其庭不見其人人雖不可與有無見者矣楚人及吳戰於長岸號吳人楚而殊之內楚外吳之旨明矣外內者無定形以內視之而外以外視之而內猶門庭之與室也庭視室而外視諸門而內矣楚始僭矣是於周外而有楚也故從乎周而外楚中統邊之詞也楚愛貢於甯母爭晉而不敢爭周終乎伯而忌王衣裳禮物皆中國而從於會盟吳乃以斷髮文身之質廢禮尋兵而亟乘楚禍則從乎吳之外而內楚近統遠之詞也近遠者非地與族之謂也均是人也言不可得而通服飾器用不可得而名嗜好怨惡不可得而知斯遠乎人矣遠乎人之必外故近乎人之必納是以弗獲已而納楚近乎道者近乎人遠乎道者遠乎人道不可得維其人不可得則又維其人道之近授伯則以人存道而道可屈內楚則以道存人而人可汎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廣大其心以存人道而無適人君子之於人道至切矣

夫子歎吾猶及史之闕丈而今亡文亡闕者曲以成其說也闕而曲成之則抑不必闕而亦曲成之罪人之曲辯黨惡者之諱詞簡牘未刪或樂其新以取之而非撓於是聖人作春秋據名實定誅賞訛曲以伸直實有者不故出實無者不故入聖人無意因天下而不私其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賈赫然舉覆載不容之罪加諸人子實所本有不得而出馬定矣傳春秋者猶曲為之說縱止於大惑而陷春秋以深文之過俗儒淫大義隱厄言曰繁世教之陵夷久矣且夫出人罪而使之輕則輕者無處矣入人罪而使之重則重者無處矣不嘗藥而使言何以處夫楚商臣蔡般之躬無寔貌者也納商臣般于不嘗藥以毀死之等而商臣般可自託于孝子之列矣且夫不嘗藥之不可言弑猶其不可言孝也周衰禮廢二百四十二年以卒葬見者百有餘君其子之能嘗藥者吾不知其僅見也藥之殺人也或嘗而得或不可嘗而得以尤毒之藥攻疾雖無疾者嘗之而眩百不一也已寒而清之已暑而溫之表疾而

王舟山總史論

裏之裏疾而表之雖殺人也速要皆不可嘗而得者也故嘗藥者孝子之末文也僅以一嘗終臣子之文而子道畢僅以一不嘗未修己未之文而弑名定是率天下以為偽而篤其固有之良矣故曲為之說者不足以賊道則聖人何歎焉有其所無無其所有司曲謹縱大惡逞未文損天懿聖人之歎歎此馬耳歐陽氏之辯得聖人之旨必伸傳而抑之胡氏之保殘專已固矣夫

葬者人子之事也君弑而賊不討以是為無子矣故不書葬有賊臣以當罪而子猶與于惡也雖然與于惡而惡亦減矣罪定于推刃之賊臣特以不葬誅其子使視天捐其親于溝壑者當不孝之罰以情議法等殺差也若夫為世子者既弑其君親大憝之刑致一而已則不復以不葬再誅其子已從乎重舍其輕也已從乎重復從乎輕是猶可求之于為子之道而大惡逸故蔡晉許悼之書葬不復以子處其子也臣弑君賊不討以不葬誅其子弑父賊不討不以不葬誅其臣與其餘子何也葬非臣事也喪有主而弑父者為殺主亦非餘子事也身為儲君分尊執倡威行于中外恬然就宮中為逆而代之立中材以下為之臣與其餘子固不能旦莫討也君子矜馬而有待不遽誅也且不葬之罰誅世子者也臣與餘子終不能討亦不于葬誅之法之所麗貴賤之差辨矣知此則蔡晉許悼之葬其義也許止之為慕鏡又何辨焉曲說者求之于葬不得則又求之于日無所不為許止解意者其樂為慕鏡之私暗乎

諸侯之世子必名故當喪有故而亦名子般之以名卒猶子同之名也王世子不名曾子首止君在而不名則君沒當喪不名審矣以是知書王猛者非以猛擊王也猶之乎鄭易齊小白莒去疾之以國繫名也王室不可以言周則曰王猛猶云王國之猛云耳王國之猛猶之乎王札子也繫猛以王國猛可以有王國乎猛可以有王國則猶敬王之即得稱天王不名矣猛不可以有王國為猛治也故從乎王札子之例以名猛而紕之猛可以繫之王國為王室治也故從乎鄭易齊小白莒棄疾之例以國繫猛而誅子朝猛可以繫之王國胡為其不可以有王國邪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議也父子之仁兄弟之固當其事者自喻之義也景王之晉廢長少秩大倫者所不與猛所不得而尊也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義人子不可得而奉乎曰奚可哉故伯夷者非夫高人絕世不可偏責天下人子之行而苟弗伯夷尚得以為子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苟弗伯夷不即均乎盜蹠者小德之或然也苟弗伯夷即均乎盜蹠者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也子朝以幼奪長乃先王則有其志矣先王之志不行猛立而朝爭則罪專朝而猛免先王之志或奉之朝有挾而猛爭則猛與朝分罪春秋書王室亂王室之人皆亂人非獨朝亂也非獨朝亂而猛先之朝乃應之是故敬王未立以前春秋不目子朝之惡而以王猛居皇繫諸王至亂之下明乎亂王室者猛也父子兄弟稱兵相向曲直為轉先後為重苟先之矣雖直曲也苟欲弗先雖欲不盡責人以伯夷而不能也故君子之責人不遽求其如舜而責人之子也則必之以大舜伯夷泰伯而不急苛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定者必至之準也朝有尊長之心而猛先之以事故猛未卒朝不適罪朝既有爭猛之事而敬王立以靖亂故猛已卒朝亞不敢敬王討之以有名然後日尹氏立朝之亞而正敬王居尊之號敬王所奉以討朝者爭猛之無罪也朝篡而成乎賊也王猛所挾以首亂者景王之過也挾父過者不孝之尤則不可以誅人之不弟也追景王之失以治子朝于他日義著于天下君道也名王猛以紬諸世子之外揜子朝之惡而未發義喻于當人之心子道也當人之義動諸心悅諸慮不可以名爭不可以天下之公論為所挾故曰義

內父之志不可奪無之而奪焉者乎曰權衡者非適有也物無適權衡而乃以用夫權衡故心即為權衡而非有權衡馬聽心之用也彼心之所輕重若將為之權衡矣而找適從之是吾無義也或適違之則父子兄弟之際不得以有義矣審彼輕重之所向者吾心之用也故禮莫大于別嫌仁大莫于全愛無嫌而愛可全君子之以精義也是故景王之志志立子朝王猛奪之而為亂首勾之爭朝猶猛也猛以奪父之志受誅而勾無嫌審此者可以全愛矣景王之志欲立朝也猛長于勾蹠于長而朝不得立者惟猛當景王之存猛固存勾固無厥朝不立之勢則景王之所甚惡而忌焉者猛之立非勾之立也子朝不當立而立景王之邪志猶之可奪矣猛為景王子景王惡其立而忌之父君之過猛乃以受大惡而不可辭敬王之立非先君之所忌矣先君無惡其立之心則矯先君之邪志以挽而之善

敬王可以無大恫于鬼而伸大義以靖社稷。未損也。使敬王讓篡兄之亂人，迎先君之邪志與于邪者也。先君無忌我之心，疑焉而不敢立成先君之惡者也。故伯夷逃叔齊不可立而中子可立。子朝篡王猛不可討而敬王可討。孤竹君無忘子中子景王不豫惡夫敬王無忘無惡不得以億君父之或忘或惡而自疏，所以曲全乎變也。景王緣朝而忘猛弗獲已而尊立。自於此而自信以不疑，非奪父志也。其庶幾于幹蠱者與。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是大義以無嫌而定全父子之仁也。

傳曰：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有可損而不能益矣。夫不能益則傳聞所聞所見辭無可異而或益也。夫子作春秋定大法，無所避就而有所避就者，不以其知之夙而侵史官之職也。故傳聞所聞之不益，非懼其不確也。所見確矣而不益，史有其司聖人不以意侵之也不以意行故曰無意。不以我侵人故曰無我。善言聖人者即于此而得之矣。故王室之亂，自言其亂，猛朝敬王之備記其始末，皆魯史之舊也。公孫於齊遷之晉，其次其居其在紀之已詳，亦魯史之舊也。昔者王子穎之亂，志齊之伐衛而盡隱。子穎之寶叔帶之亂，志天王之居鄭而不署復入之事，或曰穎之亂齊平之帶之亂，晉平之魯未有事而史不詳，乃猛朝之亂。魯亦未有事。昭公出，意如不自保。夫豈暇為王室憂而舊史猶詳之？春秋不損何也？當時晉不能伯，無能奉敬王以靖亂而天下之人心戚矣。昭公出，季氏不敢立君。曰：鉏公於外而以逆公為名，國人未忍忘也。國人未忘而公卒不返，魯國之人心戚矣。心之戚故志之詳，在王室失職在伯罪在彊臣過在昏主宗化怠。義在齊晉之執政史臣無所取裁，乃孤伸其意以立文聖人之於春秋也。下失道則挽權于上，上失道則失衷於下。魯之史臣內戚其君，上戚天子志之弗諤。言之不忍，略聖人以是為不可損也。即人心立大法，專用民志以存天彝以為有變例而特書敬王通元經之妄作誣矣哉。

事之未敗，則人競其說；事之已敗，則敗者徒咎夫人之欲避咎，則無如其避事之得矣。避之於事先，便以歸咎於任者。嗚呼！何進景延廣之以其身為咎府，而田豐李綱之挾敗以為名，復誰與之淵源哉？事未敗而兩說疑否，而彼可此者，未嘗有固可否也。人之所可從而否之，其否之也力而自可也。不力非不力也，無固可者，將必居於不力之地。假人以勝而可便咎其敗也。天下之禍莫大乎議事者有幸敗之心，先居於競之無力，授人使敗而已。避之匪然天下亦安得亡國之與？敗家哉？及事之敗，咎不我尸咎既已有歸，然後以無徵而荷其固可立為定論，垂於後世。說淫辭堅而追論者，信之如昭公棄晉主齊之說，放于數千年而莫辨其謬，乃不計昭公方出之日，孰為謀而以主晉為固可邪？昭公之未奔也，七觀於晉，劣得成禮一而已矣。晉之於公何如也？故意如非能逐君也。孫寔有晉而後衍亡，魯接有齊而後亦弑逮乎叔舍見執。公自往請，次且河上，托疾以返，不得晉人之辭而公已憤然自絕於晉矣。然後陽州之役，何忌嚴戾，敢於比賊以攻君。晉人曰：君不使一介辱在寡人，將誰欺邪？晉之無志於伯者，晉卿之下比以交譖其君也。路人知之，寔士鞅驕貨不廉于梁邱而權尤重，忘尤志，隱晉不可恃。弗獲已而改圖故，當陽州野井之際，昭公所可與為主者亦惟齊而已矣。晉失伯而齊欲得之，陳氏有下比之私而猶不敢逞梁邱之貪賄，行於莫而猶已。於晝是齊有三可恃而晉無一也。齊不足主而奚況於晉哉？從乎主齊而不成，則晉挾以咎齊而為之說者，挾以咎公之失主鄉令主晉而不成齊，且挾以咎晉為之說者，抑曰野井之唁郭陵之明，齊勤魯如斯而昭公舍齊以自陷於晉也。其又何辭？惟先以主齊而主晉之說，伸故事，敗之餘樂，擇任事者之短，以捷取前知之名，而立乎成敗之外，以塞任事之口，而寒其心。國奚其不亡而家奚其不敗乎？公奔未幾，齊言已先圍成不克。郭陵繼會公，自無反國之才于齊，何尤焉？探本者末論之平也。平情者聽熒之疑也。設其不然，要以觀其終者，盡變之道也。以彼參此，早計而取必其可否者，懲利口之法也。以是衡量乎百世，略成敗而持公論，事雖敗而咎不偏歸君。國長民之要術也。而佞人遠矣。夫佞人者，豈無以挾熒人哉？幸人之敗以自獎，無固可而有固否。君子之所甚惡惡此焉也。

春秋之與晉不如其與齊，齊失伯而猶列之侯。晉未失伯而□□□春秋之□，是不如兵。吳楚進而以中國之治治之，吳終不以中國之治治也。楚頽虔之弑為誅，其不敗乎？公奔未幾，齊言已先圍成不克。郭陵繼會公，自無反國之才于齊，何尤焉？探本者末論之平也。平情者聽熒之疑也。設其不然，要以觀其終者，盡變之道也。以彼參此，早計而取必其可否者，懲利口之法也。以是衡量乎百世，略成敗而持公論，事雖敗而咎不偏歸君。國長民之要術也。而佞人遠矣。夫佞人者，豈無以挾熒人哉？幸人之敗以自獎，無固可而有固否。君子之所甚惡惡此焉也。

禮也楚以僭王夷吳以斷髮文身夷君子以夏治楚而進夷之而大維清無君臣父子之倫也以大倫故不以而廢大倫商臣比所以服刑于司寇所惡於無君臣父子者也斷髮文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復何望焉號舉吳以視司寇之所不治也別夷於夏而王事興别人子禽而天道正以王治晉以天治吳聖人無異用人事有異受故曰理一而分殊例曰志吳楚之兵爭則內楚以外吳不從乎相攻之例矣吳伐之相伐相入詞平而無所內無所外而猶志之春秋之例于是而變也天下之勢必有所在昭定之際晉無伯心齊欲爭伯而不成楚奔命於吳而不給勢之所趨合離之所競西不在晉東不在齊南不在楚吳越於是乎受勢之所歸以司天下之輕重故其相攻也天下之所視也天下視之而天下變天下變則例變之攻所以甚天下之變也天下變則例變例變則道亦可變與曰道有隨例而變者君子之所以不為時用也昔者春秋嘗不授齊以伯矣已而授之晉繼而惟恐晉之不足以伯也此夫例因天下道因例用用時以治時者也其於楚也嘗號舉之矣已而為存其君已而引之以内惟恐其不得志於吳矣此夫以例從天下屈道從例不獲已於時而救時者也至於吳而無望焉矣無望於吳亦不可改而望越無望于越終弗容復望于吳吳越之事輕死崇殺獎詐尚力自戰而不為天下動苟勝而不為之名垂而賤故君子可用時而不為時用楚可用者也吳越必不可用者也必不可用而用之則為用之而已矣故吳越相攻之詞均而不以內楚之道內吳也人禽生死之際道之尤嚴舍此而君子無道奚容變哉然而天下視之矣吳勝則走吳魯衛走之而晉且走之也越勝則又走越魯衛走之而齊且走之也迨二國者之已滅其遺知餘智猶以染戰國之天下趙武靈秦莊襄始皇之所尚皆吳越以為師則天下之大變始開於吳越君子不能自愛其例而為天下錄變乃不容不自愛其道以治天下之變故春秋有三變王變而伯伯變而夷當其伯不能為王存也而存伯之詞恕當其夷不能為伯存也而存夷之詞危其詞恕者裕道以望伯其詞危者守道以望夷每降而君子之心益傷見乎辭矣

春秋家說卷三下

定公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割戊辰之前以君昭公正戊辰之始以君定公春秋之義例魯人之情意如之有憚而託乎禮三者合也意如無憚則魯人不得以暢其情魯無其情則春秋不得以存其義故知禮者先王束不肖于義而盡人之情也凡民之所暢君子之所存不肖者弗敢異焉然則夫禮者雖不肖之情莫之或違也不然孰迫之憚而必尊此哉祭仲之心乎嫡也叔武之未忍于君兄也寡適之死而不忘悔也其情亦可反之正矣而國安于無禮無以約之則不足以生其憚心不肖者冥行自是而國人習焉于是而聖人莫能為之例鄭儀衛剽與出奔者而並稱君衛叔武非喪而稱子生死存亡一彼一此無義之例聖人弗能正也故凡民之所習不肖者之所憚君子之所正相須而後成乎典禮義不訛矣公子宋逆喪于乾侯其猶授也五日而殯殯而踐祚其猶顧命也季氏不純乎賊矣故治賊者嚴繕賊者辦繕不辨治不得嚴驅季氏以等于祭仲元咺孫林父之刑彼何憚而不早為其已甚者與文衛則求之質質虧別求之文文質兩無可原而後刑之不貲魯人有情質未澆也意如有情文未害也子曰我愛其禮禮在而成之不忍訛也文以留情質亡于一時而存于後世聖人猶且愛之豈徒愛其文哉愛其欲暢之情有憚之志也無庸深之矣觀諸繕者非固潔也適有所因災氣乘之拙工為之診曰此他日之必繕者也遽而攻之攻于所已病而助病力之未逮攻于所未病而導病以入五攻五入病周乎藏于是乎而繕或拙工固日吾信他日之必繫豈妄也哉忌其為毒而攻之攻而必得其不勝故忌繕者恆得繕忌敵者恆得敵忌亡者恆得亡吳之通晉而叛楚因為晉而窺楚未能如楚何也晉之請已勤姑試之州來浮動之戾也奚其必楚繕哉楚七伐吳而敗者六長岸不勝雞父燬卒于舒鳩氏之誘未浹兩歲而入郢之禍烈夫破楚者誠吳也雖然吳奚有破楚之志哉一伐再伐殲于七伐楚未嘗不勝也是楚召吳驕吳堅吳以貿吳而一往不返不可禦矣吳其如楚何哉憂之如無憂謀之如無謀爭之以不爭防之以無所防曹丕曰因權于江銅亮于山誠哉其審于敵也而吳蜀不能

船山遺書

春秋家說卷三下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一

主舟山續文論

為魏廢矣楚昭王之反也吳忍酷矣置吳以授越而不狹越以攻吳故越為楚滅吳而終蘊于楚側嬰齊建之不逮此况囊瓦之區區者乎嗚呼夷狄非吾廢也師一舉而地一喪再舉而地再喪五六舉而天下隨之無曾不楚昭之知不廢以死者幾何邪

有拾仁無拾義有拾地無拾人仁人心也拾而固保之則仁歸之因心之不遠也義制也非我制之天下之制無有于己而終不制也地從人者也偶從之因而保之或欲與爭而抑難矣人不相從者也彼失之不必此之得之拾而得之如搏沙之不能須臾也晉定公之為君范鞅荀寅之為政召陵之大義召陵之大眾介然拾而用之春秋紀諸侯大會于召陵而終之曰侵楚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條枚而置諸獨輪之上也侵楚者拾義者也楚有可侵之義而晉拾之晉固無侵楚之義于懷而抑不能灼然持之以侵楚也蔡曰楚可侵諸侯曰楚可侵弗已而侵之楚自貽侵而晉何有焉十八國之諸侯集而晉主之者拾人也楚遺陳蔡鄭許頓胡于四達之衢而莫之收晉乃淡然相遭而拾之齊魯宋衛曹共滕薛杞邾F驚其拾之衆弗已而從之乃諸國者固無依晉之心晉亦固無收諸國之志也合而會會已而離不謀其來不保其往旋拾之而旋失之晉亦不戚戚焉嗚呼使義而可拾也則商紂之世人得為天子也使人而可拾也則陳涉之戍卒翟讓李密之飢民足以定天下于俄頃矣且夫拾義拾人者之奚但無成哉拾義而義不保之乃以恤廢于義而益保利拾人而人不保之天下益以知其無能為主而離矣故荀寅之貪至召陵而劇晉之失伯至召陵而不可救也春秋之書此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條枚寘之獨輪之上傳曰化工誠僥情不得避微矣

無小國則大國孤立大國孤立則相逼而立以相亡故君子治三代之衰尤為小國之贏則既不足以自存矣於是因人以存又不必因者之可怙也怙非其怙猶免於亡君子之所弗責怙自可與怙怙之以亡君子之所一嘉夫鹵莽而敵入於人無寧延旦夕以有冀小國不獲已之謀也敵使之動而以亡無寧置之而猶存大國不獲已而亦以甯小也一動焉一招焉一敵焉一若有怙而果不可怙昔之尚為冠帶之倫者今陸沈而受□□□□猶且曰慕義義其以亡人之國者乎頽胡沈許之戴楚也小國之逆伯者之恥也乃其以戴楚故而不趣亡于楚則

猶守先王之侯服崇明禮以待王者之興也。嗚呼！蔡一重晉，一招動之勿動，於之不前而序為次，無動之勤招之至而終為頃胡許矣。沈亡之後二歲而許亡，又八歲而頃亡，又閏歲而胡亡。胡亡之踰年而蔡以圍于楚，夫此諸小國者從未嘗一執玉於晉廷者也。晉無此諸國而諸國存，諸國一有晉而諸國速滅。然則即不執玉於晉之廷而何莫非三代之提封邪？四國敗亡而陳蔡不立，陳蔡不立而中原解。中原解而七國孤，七國孤而必并於一周之所以亡三代之所以訖七國之所以魚爛而終此禍之不爽於遠者也。陳蔡頃胡許一受命于晉而齊魯鄭衛之去晉也，如驚得小而喪大得名而喪實此禍之不爽於近者也。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貞。保人以自甯也。晉定之為君子，鞅荀寅之為政而大會天下於召陵，君子之所深為天下念也。

之以潞嬰兒伯之治□□也□之亂□□固無所忌伯之治□□固可弗忌也均為分土之諸侯俘其君將臣僕之以加人者人得而加之當其淫以逞而不知忌夫豈有人之心哉蔡以之加于沈鄭以之加于許宋以之加于曹魯以之加于邾國失其所以為國君失其所以為君不相敵以亡而不得矣且夫勢果有定乎哉俄頃之勢而乘之以為名天下之至賤而安忍者莫是過也沈一不會子召陵而疾被俘殺召陵以前新城以後蔡之宜得俘殺者百年而以責沈於一旦曰吾有名而固有義也所為至賤而安忍者也故滅人之國貪也俘殺人之君忍也貪者吾將懲之以仁可使勿貪忍者吾將懲之以義不可使無忍苟忍而襲義以為名即有名矣有名而義不得施其懲故君子基惡夫安忍而臨乎至賤無從而救之也孟子曰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俘人之君者當之

庚辰吳入楚當從公設自言吳以免蔡也柏舉之戰蔡為之郢之入非蔡為之也不許吳之入楚故自言吳免蔡以專乎吳不許吳之入楚非不許蔡之入楚也吳入楚而楚他日報怨于蔡楚非所報而蔡徒得怨蔡徒得怨則使蔡與于入楚之役蔡且免於報矣非我類者喜怒不可以理求苟可以彊而彊非我罪苟可以彊而終以彊憚之彼且憚焉然則蔡猛於戰楚而憚於入楚吳專其咎而蔡免蔡之不足以自免始於此矣楚之彊無有大折之者大折之以入郢之鯀蔡又憚而不與吳終事其君子之所大閔故詞免而實不免惜乎楚之大衄授之吳而成其惡革之蔡而不

竟其功也蓋蔡之憚楚久矣志憚而實憚之實憚而名亦憚之蔡固以宗周視楚戰之者不勝其一旦之分毫耳忿已事製而懾然不居天下之不勇於義者非義之不能為勇也一旦之忿不惜其素所宗周視者遽引封豕長蛇之相攻蔡固不義苟襲義而義亦餒也忿實也義名也非所據而據非所因而困楚得以爭曲直于吳而蔡為怨府故無實而奄其名神守先喪而敗隨之蔡惡敢毅然以入楚不敢入楚而又惡得免於敗亡邪故蔡之懾然不居取怨之招也

屬人為與而委怨於人未有不失人者也故姤之二曰包有鱼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義不及賓而委之賓是委義也賓本無魚而委之魚魚在賓矣魚不及賓而我反之賓不固獲魚而魚不固怨賓是委賓以魚而委義於賓矣義之所不及者利之所違身任天下者雖欲不慷慨自任而不能義吾義也利吾利也怨吾怨也未見怨之可委者也晉失諸侯鄭首叛之然則治鄭者舍晉其誰任哉晉任之然後與諸侯圖之晉不已鄭怨而以為功諸侯不遷鄭功而安於無怨伯者之以屬諸侯糾天下固非此而不得晉之不能而委討鄭於魯則何如勿封之為得乎魯能服鄭則晉不必晉而可以逞於諸侯鄭將舉晉以亢晉晉無虧矣晉不能服鄭則魯之不利晉之不利也魯小損其實而晉大喪其名晉無幸矣晉無固爭鄭之心薄伐於鄭而鄭不固怨晉方責鄭之親晉鄭方觀魯之合齊兵加之而不怨晉意且釋而鄭是聽晉不能必魯之不叛而况鄭平魯勿固怨鄭鄭勿固怨晉無故而激人以相怨晉且自喪其所謂而怨晉之囁々晉撫辭也嗚呼委怨於人者人之力且窮人之憤且平人之相酬也亦藉手以告撫過進不能為之圖功退不能為之任禍故魯一侵鄭再侵齊齊鄭益怠晉以盡晉而魯長舍晉以東合矣故知委怨於人之失人義之所違即利之所窮也晉晉失鄭矣鄭移禍于宋晉不使宋當鄭而自任之悼公之所以服鄭也晉晉失齊矣齊移禍於魯晉不使魯當齊而自任之平公之所以下齊也服鄭而宋益親下齊而魯益固悼平之伯伯之微者也而自任也且然況桓文之盛平晉委鄭於魯乃以委魯於鄭諸侯之兵競起而散非固委之人抑未能收之也觀其表知其裏可以喻天下之心觀其行知其志可以測君子之權故魯之侵鄭非競鄭也魯之侵齊非競齊也襄以諭其然也侵者無意之兵也公羊子曰彌者曰侵精者曰壯也彌云者淺也魯無怨於鄭而抑不親利以興兵故不壯於競鄭齊臨魯以兵而實觀合於魯知其故而無深怨故不壯於競齊淺用其師以動之不執罪名不叩國都姑以侵焉可以釋則釋矣是以踰二年而平齊又踰年而平鄭聊以瓦之會謝晉而終於無競故鄭齊之師不得信之為競也勿察其中情而信其表之競為愚而已矣夫君子將許之乎曰繇君子之許魯以平齊知其許魯以平鄭矣奚以諭其然也十年春晉及齊平夏會於夾谷孔子相諾其甲車三百乘之從受其歸田之謝是以知君子之志也書及齊平無貶詞書及鄭平抑無貶詞是以知君子之許平齊以平鄭也諸侯之從王也受命於天其從伯也受命於天從伯之受命於天何也小役大弱役彊天也彊弱無恒勢從違無恒理昔之淹者而弱晉之從者而違天有革命而人奚得不從哉天命以從伯勢以成乎理也天命以從王理以成乎分也勢不可為典要分不可為推移故春秋諸侯之背王也為重傷之遲回而不之聽其背伯也可以聽即聽之無待也分司典要以飭人之紀勢善推移以勸人之功無當于人紀而功可起焉君子胡為而為之遲回邪勢在伯則許其從伯不給伯則許其自為功自相平自相伐相與謀其邦交以輯甯其國伐而非以競平而非附於夷雖許之焉可是以君子躬行之而贊其成也

伯之不伯諸侯無攸保將自保也自保者立國之本計邦交者人倫之大節立行而勿相奪君子之道不當如是邪伯之不伯舍之而勿為之遲回非君子之薄也伯之不伯姑繫之而祇以自傷也齊桓之伯也成乎甯母以通王貢為通王貢之名者王貢繇齊而輸也諸侯致貢於伯伯致于王則不純乎王而貢者多矣是猶季氏之盡征而貢於公也齊始之晉因之悼公因之平公增之觀夫子產之爭叔孫豹之請視邾莒則竭侯國之力以供億一伯久矣大夫又從而私索之然則將欲自保而姑繫於伯內虛其國外勿與恃國勢之所必訛放謂侯之奉伯也名小訛而實大訛也南宋踰金之必亡而不能自絕於歲幣金亡而隨之遲回之者舍宋以天下斃焉百里之提封其不足以勝此明矣竭立國之資上不以媚王中不以修備下不以紓民委之于屢憲之壑而意又睽焉是將以國命民膏費長厚之名君子之厚也非此之謂也詩云鮀魚頽尾勞民以奉君也文王以之以文王之事殷者事伯殆乎患子割肌以療母之後夫也使伯不以列國為腴列國不以伯為漁伯不以列國為薪列國不以伯為斤雖失其道猶將依之

也苟得其道南國之所以戴文王也詩云父母孔邇君子豈欲人之輕去其父母哉春秋許魯之平齊鄭以背伯惟其非父母也記禮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斬禮于上而專刑於下不足以語王道矣彼將見庶人之不足備禮而大夫有議責之科也泥於一端概以全節斯惡知政本之與禮意哉王者之法刑尤詳於貴禮必逮於下大夫以下刑有不足施王者勿治焉不治而欲弭其亂則修禮以自嚴而銷天下之萌於詞典知此可以知春秋之議刑矣封建之天下遞相臣也遞相臣則亦遞相君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陪臣相遞以尊而分各定故諸侯專則尊之大夫竊則誅之自言其所專所竊以正罪名而致之辟專兵則目之專地則目之禍施於國背凌其上則目之大而不降小而不遺春秋之以刑治諸侯大夫者詳矣而惟陪臣則不然陽虎之亂也觀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蹀血于都市而播惡於鄰國藉大夫而有此樂盈華定之誅所必嚴矣而春秋甚略之略之者非謂其罪為不當刑也以其人為不足治也人不足治則罪亦不足刑故刑有詳於大夫降於士而宥於庶人王者乃以統貴治賤而不與天下爭生死也刑所不詳治所不屑有以治之而不恃治乎法王者之治太平也固然而猝逢其亂起于忠賤王者將聽之而勿治乎曰可勿治者固勿治也所必治者不可勿治者也故陽虎之欲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結彊鄰蹀血都市胥勿治也其竊寶玉大弓固不終竊也然而必治也所必治者何王者端本以議刑惡肇於季氏終濫於陪臣大夫陪臣統賤也兩賤而不相為譏治其本貴其末可矣故刑有不下逮于士而無不上於大夫之說也議責者非此之謂也所必治者何王者之齊天下置刑而尚禮齊者貴賤一也寶玉大弓者先王之以禮鎮元侯而顯之於器與名惟器與名王者之以天下而觀之以禮也雖暫竊之必固誅之出乎禮入乎刑為勿赦矣故刑之所至禮必至焉禮修於上而必達乎下庶人之不能備物非其不能備禮也以刑治者治人者也以禮治者自治者也大夫之漸貴諸侯之遞尊非其親之可親則其賢之可賢親者勿率賢者勿能自獎賞而勿治獨奈何怠以責之卑賤故王者治人不專於賤略于貴也若夫以禮下達緣禮而譏賤者之刑則王者不但治卑賤而先以自治矣故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傳寶玉大弓自治之詞也自治而乃以治人出乎典禮而後即乎典刑王者之治卑賤惟自

治焉耳自治而治人略矣後世之議刑者不然多求卑賤者于法而寬之於禮曰禮者不下庶人者也刑者大夫以下之所詳也東溼鉗網一以不道無將之辟摘愚賤之冥趨而禁之至於國家之大典人道之大倫各以曉然播告於天下逮其顯相背犯則又以過誤而寬之此無他自弛于禮勿能修明而後恃刑以娛天下刑禮上下之間顛倒混施而上慢以下賊也故刑日繁禮日圮人而致之禽生而致之死可勝悼哉

宋兼殷周之道以立國用殷者從世守也用周者從侯度也故微子之詩曰亦白其馬亦云者亦彼亦此之謂與殷之盛也則有若伊尹仲虺甘盤巫咸傳說之起而在位其亡也則猶有祖己膠鬲商容以立乎其廷皆非同姓之胄也是故終殷之代有取亡之主而無取奪之臣周先同姓而世卿啟崇世卿而君無固權魯晉齊遵周之侯度以終始者也夫不保其無取亡之主無竄無相奪之臣即不保無倡亂之繇無甯無怙權以移君之事莫為其然也天尊地卑而其位定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立人之道滅矣宋用周也是故戴宣武穆之族世乎位而不替亦用殷也是故遂相執政而權猶司之於君春秋所書魚石之於彭城華向之子南里辰俠強大心之于肅不出則不能叛不叛則不能專蓋宋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所繇與晉魯齊異者久矣不能保臣之無叛猶夫不能保主之無取亡也有亡主而無亡之之臣是故文王之聖而紂猶不滅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是故據彭城連疆楚分南里據國都據大邑聚不遑而卒如螢死之光不能久也惟夫攤權自安之臣不必叛也不必制其君乃抑兼周以為道是故不登立談之相不容羈野之臣而國猶有與守故三王之道相終始者也相參伍者也故曰亢則害承乃制不亢不承而害不淺制不逆春秋宋之叛臣以為猶可得而治之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謂也謂夫一書而羣言該一言而羣意攝無庸縷盡者也該羣言而不遺攝羣意而不罔其惟務者乎君子知務以通詞不知詞以通務故以例言春秋休盛夏之涼雨而謂之漂秋者與春秋稱大夫而里

克殊以里克之名大夫同諸洩冶之名大夫未有謂其可者也稱世子而商臣般止殊以商臣般止之名世子同諸陳歎鄭華之名世子未有謂其可者也故世子之稱惟商臣般止殊而蒯瞶不與蒯瞶之名世子常也無殊乎陳歎鄭華之詞也常斯正正斯順故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書衛世子蒯瞶正名效也靈公存而為世子是靈公之猶有子矣靈公沒而猶稱世子是與蒯瞶以終為靈公之子而特奪輒之不使有父也夫蒯瞶之下不肖史冊有餘惡矣而其不失為世子者則在出奔之舉也謂蒯瞶之弑母者戲陽速之詞也速之辭固二五優施寺人柳之辭也先平世子而公叔北宮趙氏逐矣後平世子而公孟逐矣巨室去廷為之空批根桺本以冀其仆者世子也何患乎無戲陽速之為江充乎世子將欲無去邪為申生矣申生死而不去君子曰共而不可以為孝然則以申生之孝而猶不許無已靈公卒輒惡違蒯瞶其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而後父子之倫義矣雖然蒯瞶之子輒其猶責善之過也責善于梟獍之子洵不知而曰不仁則已酷矣不知以責梟獍之子奪之不使為輒之父而蒯瞶分惡非不仁以逃嬖邪之禍子之為靈公之子而輒惡無所分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而書衛世子而言順矣引商臣般止之例以詞誣意言惡得而順事惡得而成故曰知器以詞通貴成事也天下之方動尤知者之所持矣夫惟有為而應者介於動而不容已於起者而足以自靜而端居之與振掉皆無容心此君子以之養德豪傑以之養力宣徒不介其會而為之淫平抑將樂其閒而以自旌焉晉之不伯鄭始叛之齊乘鄭以收魯衛晉東折齊西向衛居衛而聽之其無與動而因以靜者惟宋焉且晉見豫徐之交心淫氣僨師師蹠蹠而無止勢宋無事焉宋親晉也抑非斬以親晉也國大而得晉久諸侯之所不能動也怙諸侯之所不能動而宋亦樂以自靜乃夫介天下之動而能自靜者一動之制而勿動妄再動之三動之不失其制者或寡矣然介天下之動其易與之淫而不制者惟乍一動之為難持耳一動之而持之也不失則夫再動之三動之亦猶是焉耳若是故能以持始而以持終者之難亦惟是持終於始之難而無難於怨忿而庸人之失恒難其所無難已持之而終不禁于一動惟然故其動也不有不咎者也宋接鄭衛之壤其風

與鄭怨深矣宋恒挾晉以加鄭鄭不輯于晉而恒洩之宋是鄭之背晉以東合齊北合衛宋之所宜大戒也會誠以後七年矣宋自持而鄭無如何之也夫鄭之背晉以逃役也衛之合鄭以緩逼也宋可以知其無能大作而聽之矣聽之而養德王者之修也聽之而養力伯者之謀也聽之而即未有養焉彼惡知吾之不重有所養於中也范中行亂齊衛庇亂以亢晉大宣果足以彊晉而敬天下之口乎宋乃遽起而伐晉始制之於諸方反解之日終淫於小醜挑遠之際鄭於是而知宋之無以自養也不知不恃勇不自制始於不可測終于不足畏困之上曰動悔有悔殆是謂與未踰年而罕達之師加於宋矣動而悔也宋之所以召鄭侮也動悔而吉也既忘於鄭而宋終違齊衛以自立也雖然困之吉亦吉之困矣欲以持天下之動達有悔而始悔也不已晚乎

咎不與禍期禍必乘焉故君子不畏禍而不迎咎不迎咎者不求禍也宣徒禍哉咎之所生非盡期於咎也下急者禍至而勿假愚鈍者以從容之謀或方在禍而若有可乘以利用而釋害斯二者抑勿獲已而與咎逢矣從容勿假而氣易張是故鄭衛背晉而晉不容已於遠求焉然而咎在晉矣咎者何也莫能為主而亟責之也方在禍而有釋害之機則捷乘之以制人是故晉方迫衛於淇濮之間范中行一旦以朝歌而東附衛宜可以緩晉逼而操晉命以自安也然而咎在衛矣咎者何也獎叛人而干宗國也夫晉知迫衛于淇濮之間而孰知捷以荀范授之衛衛即撓我於淇濮也乃衛知挾荀范之內潰因晉人而以難晉又孰知即以蒯瞶授之晉因衛人而以大義臨衛也晉逼衛於邯鄲而景即生於邯鄲衛背晉以內難而即以內難負於晉晉不能多得之淇濮而所喪者多衛乘晉之叛臣而晉保衛之生父故夫以咎報咎者禍報其禍禍不必意中也晉之逼衛固不測荀范之且為衛用衛之乘晉又惡知蒯瞶之且為晉用哉然而君子知之矣知者何也知咎之不期禍而禍應若響也咎之相報禍之相沿每加無已而後受者烈矣禍烈而咎深矣故春秋于衛晉之爭詳蒯瞶而沒荀范授晉以討衛之實矣

哀公

楚之圍蔡楚復振也楚復振而春秋以伯者之詞許之挈隨許之君仲楚之長不成楚之復振也楚之振春秋之所戒舊矣至是而天下之戒不繫於楚君子勿戒焉君子與時消息者也故戒楚者殊楚於中國也殊楚者以中國之

三

春秋家說卷三下

伯殊之也伯不足以殊楚而猶繫之望則君子猶慾留之至是而晉匪直殊楚之不給矣天下之大紀侯之不淫而王大夫之不淫而侯均此者冠帶之國殊此者蠻貊也楚之殊殊以其侯而王爾楚侯而王而不足以王名王而實不王殊以不侯而非即不侯也晉至是而侯不安於侯大夫且將侯矣大夫之必侯匪直名侯而實亦侯矣大夫而侯則將大夫而王故其終晉之大夫與楚之君侈然而竝王是則天下之大戒舍楚而移之晉且晉不能治楚而楚能治吳楚抑賢矣治蔡者治吳者也故楚之事可伸而隨許得長楚以擴吳楚有功於諸侯其治伯者之遺烈與一時之大戒在吳無窮之大戒在三晉伸楚以戒吳子楚者所以戒吳也舍楚以戒晉不戒楚者戒晉之深也是故君子之喜怒有一至之理無一至之人理至而天下之經立人不至而天下之時順盈虛消息與時偕行隨時之義大矣此之謂也

楚之治蔡以治吳也或曰楚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何為其能治吳也曰義有大小略有遠近一曰之義碑義也一旦之謀墮謀也故舉大而不遺小舉小而大遺矣規遠而不失近規近而遠失矣大義遺遠謀失雖成其一曰之志而必墮故墮者必墮者也今欲脩一旦之怨不躊躇經宿而謀之果則固曰楚必報之雖而與為存亡者吳也乃夫吳豈固有撻戶處室之成心不介蔡而必為之且一破其都熟當之而必再至者乎且使楚奮以一旦計以一旦空國而向吳又將竟如之何邪楚之不能久吳猶吳之不能久楚也吳幸而入郢而吏士習於輕楚不能必有入吳之幸而斬敗之餘吏士憚吳卒習子憚者之餘燼深入於習輕者之穴是捐國以觀萬一之勝也抑吳之入郢越入其都矣吳之有越猶楚之有秦也伏秦之嘗救己信為親己而勿防則越之承吳養吳者尤可忧也秦之救楚心思吳之有楚爾楚亡而秦存之楚命操之秦矣武關通江漢之險失而抑挾以虎狼之心楚空國以向吳而秦不生挾背之心無能為秦保者也楚之大患在通秦吳為秦驅者爾吳不能以初起之勢越江淮而更難楚其於秦倍蓰之勢也吳持之不得入秦拊之不得歸蔡乃收江汝之小國梗西道以乘其敵君必死士必燔國必覆雖欲如入郢之難更得救以復全不可冀已國再破宗廟再夷鬻熊氏之國餒而况平王之宰不乎故楚昭之懲此也收頃胡降蔡而以臨吳地益集習於憚者之心益定師不遠勞而秦不能乘然而吳之臂已斷於西而坐困於江介堅持之數十年而吳不為楚舉者未之有也故吳之亡於越也越速而楚緩耳且吳亦楚實掣之而越始逆於岐都是楚之報吳也不忘吳焉足矣勿悄悄於一往勿泄泄於四顧所以不忘吳者深矣故曰楚之治蔡治吳者也恭近小之知所能睹也君子許之焉可已

天下有略外之義無義外之略略者一事也義者終古也一事載終古之義而後其略也不近矣楚之姑舍吳以報蔡以為略也亦非遺義以為略也報雖之義非一逞而遂義也歸於報焉耳一逞而不振則胸脯則終不能報而抑下之是故劉禪以通好於孫吳宋高以稱臣於女直慮及於敗之勿恤而以社稷人民殉之乎抑將有不能殉無已而下之也平決乎殉是周黨之見譏於君子也以社稷殉是欲貿小孝而以大不孝冒之也且夫一旦之氣信宿而餓無窮之情見迫而遷知不深勇不固人役之才而不為人下者鮮事求可功求成以邀功名則陋以期全其忠孝則規模宏遠矣故能踰義者虛義者也略不可遺義猶義不可遺略也且夫吳蔡之於楚怨於均矣非吳必報而蔡不必報者也吳猶薰也蔡事楚宗周楚得國於平王而疾酬之以禍是苗釀螟生而螟食苗死也詩曰秉畀炎火惡其於此生而賊此也紓吳以先蔡而吳不復敢興爭蔡之師紓蔡以先吳蔡曉楚而必要其後非但其勢然抑有以服其心與否也故報吳而先之以蔡其名正其志伸其謀允其事順四者義之屬也君子以義配氣小人以氣將義義者理之中事之制非其人不行一旦之忿惡足以勝之哉

龜鼠之食牛鮮矣而數食魯之郊牛數於其所不恒異矣異者殆天警之與君子不言警也君子于已而言雖疎其異焉耳且夫人之畏天以為天之權任禍已而畏之是小人之畏也君子不以天之福已而媚之不以天之禍已而畏之故曰天作孽猶可違之可奚畏其孽哉臣之事君子之事親邀其福避其禍明君之所避慈母之所棄也彼操斧杖而此惴惴胥吏之以事酷吏者也替之於君父而靖之於胥吏以為恩則志狃以為恪則志淫以為知而疾入於愚故違天之孽猶近乎義邀天之福必絕乎理絕乎理絕乎天矣警異者無適警異者有適畏無適警不以牛之災而求之於郊有適畏則雖牛不災而固不敢輕言郊也子曰君子畏天命非君子則不知命不知命妄億其或然畏之而益以狎之善為修省之說者尤慎之於此

許遷於葉非中國之故許矣蔡遷於州來非中國之故蔡矣許是以滅於鄭蔡遷於州來而吳有蔡是以滅於楚吳有蔡則是吳之蔡也故君子許楚以報蔡焉周官調人曰殺人而義者令勿離離之則死楚以蠻拘中國之元侯訴晉侵之以吳入之蔡非無義之可執而胡許楚以報邪夫義者甚惡乎其為名也名襲義襲以一旦者也義集而充非一旦而可為名也

惟中國之得治爾吳之蔡而許之治楚則尤劣於許吳以治楚君子不許吳以治楚而况於吳之蔡乎且今之為吳之蔡者未為吳之蔡而為楚之蔡久矣厥路以還蔡絕迹於中國公子燮僅一思晉而通國讎殺之然則蔡者楚之肺附也蔡侯吳之復封楚封之而蔡受之是舍楚而天下無蔡久矣以楚之蔡乘楚之敝使楚以殘楚旦立其廷久操之及籍許蔡以義名是惡人之不孝而使其子誅之也蔡之侵楚而殘楚者豈以蠻夷不足與而舍之哉襄瓦之貪於得喪蔡申之吝於失喪均之為鑿缶之知市駟之爭爾瓦以一裘而拘人之君申以一裘而殘人之國羣帥天子之元老十八國之家君為之爭一裘之吝為之名曰背之楚得一斷髮文身之吳而以社稷委之猶曰蔡義殺可勿讎邪是義果為妄人之襲而義為賊矣謝枋得之拒賊也必正名其未嘗一日降元而後可拒也劉知遠之在晉陽也必不為契丹下而後可代晉也不恤其德或承之羞晨夕吳假手而嗜之詩人之所為惡胥憎與中國無蔡一楚一吳春秋詳之非為蔡恤也悲諸姬之子孫自亡自滅而為天下咎非一日矣

盜殺鄭大夫先言盜而後言鄭不繫盜於鄭也盜弑蔡侯申先言盜而後言蔡不繫盜於蔡也賤士陪臣從平君稱人而繫國逆乎君稱盜而不繫國諸侯之國有恒大夫無恒士從則其人逆則其非人諸侯之國有分土無分人其以為天下之通盜耳大夫奔而待放放而籍不絕尊其固尊親其固親也賤士陪臣無恒尊親合則留違而去載贊而出疆用不極其貴刑不治其族周之道也而春秋因之是以知春秋用周之道也降士於尊親以勸天下之厚公士於天下以勸天下之賢故周之道至矣大夫有固尊而不失刑而猶不失也仕於他國而後失之故君大夫交相勸以厚而邦固士陪臣之貴也因平上之庸之而無固親也無固親則於此於彼而皆其士士亦有以自勸於豎矣

其逆也於此於彼而為天下之通盜士愈以自懲於不肖矣周之道封建之法尊尊賢賢親親罪罪交相維而各有其精意聖人因以制春秋之法嗚呼微矣

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書葬蔡昭公賊已討也衛刺州吁齊殺無知之必書錄功也蔡誅弑君之盜不書盜不足以名見誅盜不足以為功也書得寶玉大方不書盜之殺勿足當於春秋之法君子以是知賞罰之權矣故有國者恃弭盜而不恃誅盜誅焉而不足以紀則勿弭於先而議功其後不已陋乎匪直陋也劉裕挾歐孫恩之功而篡晉宋全忠挾背黃巢之力而移唐成尺寸之功獲不貲之賞賞淫權替而國隨之以亡可勿戒與且夫張角翟讓黃巢之禍逮天下非不可芟除之患也其始也得虞翻張綱而已瓦解矣彼其志力亦猶是肚篋之雄耳非有莽卓操懿植根於深也非有契丹女直難靼之各類而不相下也釀之于微狀之于首國破君亡乃始侈血刃之功以為己功有人之心者未有不慚者也賢者不以慚居功王者不以慚行賞故合天下之知糾天下之勇盡人臣之節以名垂史冊而人主奉天以行賞者援夷狄上也除權姦次也盜無與焉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則貞二則淫故君子之法審夫不一以定于一惡有因人之賢而姑俯之因人之不肖而故仰之哉傳曰衛輒辭位以避父則衛人拒崩曠而輔之可也是其為說浮游其法于不一之塗為沽名者俯而為椎鈍者仰勸天下以偽而便於賊恩也且夫使輒辭位以避父其志必於避與抑志游于可避可勿避以觀國人之情與如其志於必避也則未有悠悠之國人能移孝子之心者也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母不能得之子而臣民能得之君平國人其孰輔焉夷齊求仁仁斯得矣為仁繇已未聞其繇人也如其無固避之心而姑為避也則以試其欲取固與之術質臣民之載已而委惡於父也擇子道而不知其至觀天下以偽而賊其仁良亦酷矣天下未有不至而善者也至善者一而已矣一者仁也求仁而得仁貞之一而守之約也故君子以心盡道以道立法以法立名以名定禮孔子之於魯治叛人治之以禮于衛治逆子治之以名禮無二制民無二稱正名之曰衛世子崩曠正崩曠為靈公之嗣也父尚為世子子必不得為君正輒之必不可立也輒不可立衛人必不可拔輒而立之貞

# 王船山經史論

卷之二十一

七

一以斷復奚問輒之避與不避哉惟不可立故必避既已當避又奚立曹丕司馬炎以降篡者未嘗不固辭也而姦益不可掩况父子之際哉言天下之躡而不亂無他誠而已矣誠斯一不誠斯二為此說者吾知其誠之未至也誠不至仁不精執不固將欲言道而導天下以淫儒乃以偽為世笑可不戒諸求仁而得仁未聞求仁而得位者也求仁而得仁則無怨矣未聞求仁得位而以安者也求仁而得仁無所貪也未聞求仁而得位不待貪而自獲也廟贊之出輒壓於王父而不得伸其孝養靈公薨輒可伸矣奚但辭位而避之已哉請於國人迎父而嗣國國人聽是國人之為君子成孝子之美也國人勿聽是國人者皆輒不共戴天之仇也誠壓於王父之命而不得報死之可矣輒必不肯立乎其位而讎國人國人之賢者感以自憚必不固以裕先君之盡其黨南子而為譖人以亂國者且心憚輒立之雖已復奚輔哉輒避而國人能強之輒之為子可知矣必授之輒而輔之以拒父國人之為臣可知已無他歸於不仁而已矣不仁之人而為之酌其可向其謬也春秋書衛世子而魯論論夷齊大義炳如日星乃猶懸立一國人輔輒之說以疑天下洵然伯夷之去孤竹之臣民亦可迎夷以歸遂叔齊而立之半復奚辭為此說者曰仁未嘗不利也輒辭而國人固可輔則夫天下之為利計者亦當於仁焉求之也辭則得不辭則失人亦惡可不自勉於仁哉嗚呼嬰兒之事辭也以授之不爭者而相勸於不爭此老嫗之教也君子納天下於大倫而立說垂教以嬰兒之知愚天下平輔之云者何也助之以終拒父也人方避父而我輔之以終拒父之哉強人而禽之先自禽矣

禮有可推而準者有不可推而準者可推而準者雖異而貫不可推而準者雖同而殊故曰近不必遠不必乖一色之謂章異色之謂文知乎同異文章之情而後可與言禮喪不數閏非言葬也葬不廢閏葬非喪也喪非葬葬非喪之際微矣喪之不數閏謂以年斷者也三年之喪二十七月閏之積卒二十七月而得一閏則雖有閏亦二十七月中固有之日矣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之葬五月大夫之葬三月士之葬踰月繇踰月而極於七月其為閏也微矣閏積而要歸乎歲閏微而受裁於月天之紀也喪者哀死之情也葬者送死之事也良死者從情惡其不足送死矣葬之於微纖而雖殊而歸一足以善言禮者不僅恃夫推也

者從事事否其不虧苟處而事可舉故從乎死者而為之制是以自天子逮庶人喪之期均而葬之期不齊故譏葬速之不虔者允矣譏葬速之不懷者非也自天子達於庶人有異事無異懷信乎速之不懷與是夫子之懷長而庶人之懷短言情也哉情惡其不足則歸閏於歲以盡之事惟其已度則數閏以月而仍之喪有事焉自天子降頃間以差各得其日月而度物以定功以載同軌同盟外辦以期必至是以度矣已度而又害之懷執事者之虞弛矣春秋晝閏月葬齊景公葬在閏從其實而言閏未嘗有譏於其臣子也喪之於葬間而異近而不比異以成文嗚呼微矣葬之於微纖而雖殊而歸一足以善言禮者不僅恃夫推也

成辛惡者志為上事為下刑因之而以施諸弑君之賊則不然故減宋馮而贊富罪馮不以分督之惡陽生不以分陳乞之惡其法一也而乞為甚惡以言乞之甚邪督之弑君為馮弑也乞之弑君名為陽生弑而督非為陽生弑也乞之惡不得以視督傳者以為法矣惡擬諸嬰兒之列是猶擬衛鯀於李路也陳乞於齊景之父子縱之歛之迎生者乞也弑榮者乞也陽生不得以有為其國間公不得以自保其死陳氏之邪心非一二一夕之故矣華督於馮與與夷之間未嘗有是阱也況里克之于夷吾哉前乎榮之弑而國高遂以空齊也空齊而後乞之弑成未成而後順而操戈則督於齊順不以為裕行所立而分惡天下後世無閒隙焉春秋之法亦用人心之無間者而已矣然則不立謂陽生之敵於立者將必陽生之亦敵於奪邪陽生愚而畏死其立也冀以貴餘生也然亦未有不惴惴者矣已而僅使視華督之刑姑從其第而刑之焉耳

叔遷會吳於祖公志也仲孫何忌師伐邾娶孫志也公會吳于鄫公志也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娶孫志也狃主亂臣各擣其心而以國試互相制而姑相從吳不有越之難齊不有陳氏之惡晉亡矣邾公室之附惑也邾任而季孫

不得以為利邦割而地歸於魯終季之有吳公不能於臣而墮莫以自庇鄙之魯責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公與吳之情可知已故意如逆而魯太有事於邾定公有為於國而邾魯睦哀公立季亟其邾而公亟通其季殷邦以殷君君懲邾而怙吳邦非公之樂殷吳非季之樂怙者也乃季欲殷邾公不得止非徒勿止以躬親之公非為季靡也八故怙吳季不得沮吳人來伐季受盟焉季非為公順也相如以情相制以穿公雖可止季而勿止季雖可沮公而勿沮公淫逞於邾而齊吳父至乃以委惄於季公外怙吳而季固困邾以激吳慾示吳之勿可怙而過在公嗚呼狂主不能戢其臣陰謀之陽徇之試國於凶危若將臨萬乘之敵而操其敵縱遠慮測奉志而交相制始聽之終撓之睥睨以為口實若將挑仇讎之釁而陷之危亡子貢巨督也子服何良大夫也乘除於掩抑背憎之中莫能挽而或因之嗚呼小人之術百變將盈庭之士有不及盡億者與抑億之己中各有解焉雖欲沮之而不得邪故陰鷙之謀腹如之術貞人無所施其正知人無所用其覺敗亡未著而盈庭束手以聽之死君破國之相積惟此而已矣且微僅禍其國也季以之而逞晉於邾遺禍於齊公以之而投譽於齊尊爭於晉天下釜沸而皆魯之煩焉越不起吳不燭邢溝開中原潰窒尤之禍將徧天下而魯其先矣吳不亡公不必更而恃越且不亡公肯改以平齊齊敝於吳而報在魯齊噬之吳腹之魯之存百不得一也吳亡公且失怙而戚亦孰知公之戚者乃其幸平哀公之於季則不如昭公也昭公勿忘以身殉之哀公弗忘以國殉之志愈狂禍愈昌矣季孫之於君又不如趙鞅也鞅下吳楚以僅保晉肥挑吳齊以亟殘魯保晉則猶有晉殘魯則欲無魯保晉而小人舉君子不能詰殘魯則國人怨鄰國有詞鞅終得晉而季終失魯雖均盜與其成敗也亦固之乎得失逃競愈捕情愈毒志愈蹠跡愈屢為謀愈下施及戰國田文周最韓朋黃歇之徒行賈詐於君以內挑而外合上害百而已利一歛然以為奇秘之府通人視之虫豸之營也甯慮之旦趨之芷芷然相敵以即於斃不亦哀夫其國毀其廟社絕其世不有其國目之曰滅均之乎有也有其國其世不絕亦目之曰滅均之乎絕其世也

蕭地入宋書曰楚子滅蕭繼此而蕭遂絕矣鄭已得許許復見經書曰鄭游迹滅許地已歸於鄭楚復封之他壤非故許也齊鄭入許地歸于鄭猶游迹也僅書入者許叔之返其故許也宋公入曹曹遂以亡猶之蕭也僅書入者曹因而亡宋未彊曹也故春秋之立義之矣

精斯嚴嚴斯辨辨斯恕嚴以恕仁義在己而以誅天下於仁義無有銖累不施權衡道乃安於天下而無窮不得之仁求之於義義未狀者猶冀其仁之動也不得於義求之於仁仁未稼者猶留以待他日之為義者馬宋不兼曹之地鄭莊不矜許之嗣恕以來之聖人所以全天下於仁義也至不仁者義未狀而固非其義豈不便也勿使託於義以免至不義者苟免於不仁而固非其仁力不逮也勿使託於仁以免楚不得越千里而有蕭豈无在楚而鄭不敢問推其心而無可免聖人所以正仁義於天下也全天下於仁義而仁義不絕於天下正仁義於天下而天下不詭於仁義雖已毀人之廟社而仁義猶不絕者性也君子所以謂性善體天下而登之也猶未有其國絕其世而不可使詭於仁義者下愚之固於為惡力窮而心不衰不可使詭也命也受命有貞淫而下愚不移聖人分假之以賊道也聖人兼君子之大君子未至於聖人之精春秋有君子之辭焉有君子之辭焉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善利之間舜蹠之差含心以言迹也不得雖然亦無難知者也心之所繫迹不可掩故玉通曰心迹之判人矣君子謂其不知道也魯哀公入邾以邾子益來齊人取謹闡歸益於邾齊人歸謹闡以迹言之兩相釋兩相改善之徒也乃即其迹而言之兩蹠之相為往復亦不待叩心而知矣此耽耽於邾彼逐於邑雖欲謂非兩蹠之相劫也不能此失謹闡歸益於邾彼見益之歸遽歸謹闡如築巢於革囊一洟而枵然皆盡即欲謂非兩蹠之相憯而相其君如邾之新集不如謹闡之固有也雖知得邾不如謹闡無甯少待以示不即劫於邾而魯抑又不能非不能其相報也置邾而亟兼謹闡無以酬邾人之望而不恤是則魯得邾而齊得謹闡沒假不歸邾子而邾尤為志之滿也貿他人之國以償利於己瑣瑣之媚亞固非齊所急矣魯之入邾吳兵漸至南盟城下而不釋旦失謹闡而夕歸其君如邾之新集不如謹闡之固有也雖知得邾不如謹闡無甯少待以示不即劫於邾而魯抑又不能非不能於是而齊遂以謹闡歸之齊亦不能姑待也非不能待也魯返益於邾齊以遂喪其所據初不期魯之釋邾以必求之於謹闡以名激以實應出於其所不慮如吹狐耳而不能自保其所陳也春秋諸侯之不以利為兵好者鮮矣疾以利懲疾以利傷疾以利遷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春秋所書者迹也而倉遽下蹠墮謀喪志之情並其隱而繪之是

以天下無不迹之心無不心之迹君子洗心以藏密莫之藏也而況於利人乎利人者無不遽也無不躁也謀無可沈而志無可守者也蹠之為蹠此而已矣故望而知其為舜之徒者無他得之也思失之也思擬之而以言議之而以動知其為善之致矣望而知其為蹠之徒者無他得之也驚失之也驚俄然而長俄然而消其為利之迷矣善利或隱於心靜躁必應乎迹豈難知哉

獲者不善之辭也公羊氏云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斯其得於傳者不妄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非惟仲尼之已也堯舜文武百王之道已也道已而鳳不至圖不出麟見獲聖人無徵以興百王之道聖人之所謂窮也春秋之作本魯史以明王道必假乎魯史者魯足徵焉王王道者必有徵行王道者必有徵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言及堯也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言承太王王季也聖人無所承欲行帝王之道而無所紹無所紹而始有為有為而尚或不信從始有憂夫子承魯史作春秋所紹者已非堯之緒太王王季之基則有為而有憂矣有為有憂聖人所不吝也有為故退時人之所譽進時人之所毀予時人之所訛奪時人之所信有憂故先事而懼已事而思因其畏心而加之戒因其慚心而為之譴王道乃明顧聖人之憂而有為也必事之尚可憂而措之為也五伯之事魯史之文得聖人而為之即事而疾變於王道韓起觀春秋而贊之以其近於王也近王則變之也易矣道託文以傳文不足以傳道不可以為聖人之徵文因事以著事不能養其文則聖人雖徵之而不可有為是故哀公之中年春秋之所可絕筆也久矣魯之會楚史猶為之譴也楚之先晉史猶內晉而長之也是天下猶有心也齊桓之興天下無特會晉文之興天下無特伐是天下猶有統也未有伯天下之爭折衷於齊魯既有伯天下之爭折衷於伯是天下猶有與也臣逆而弑賊不討國亂而大夫殺猶假於法是天下猶有名也有恥則可勸有統則可理有與則可與有名則可正恥不競統不壹與不親名不審聖人之所憂猶可為之憂也衛盜殺君兄蔡盜殺君陳盜殺執政天下移於盜而無名矣宋鄭相伐相取俘殺無度而鄰國無與折衷天下敵於戰而無與矣特相盟而背之無禁特相伐而執私怨以為詞晉人食北楚食南秦食西吳越猝勝以相食於江東天下析為五分而無統矣吳先晉而魯不為存其名魯會吳而公不以為諱天下甘於戴吳而無恥矣天下師師不知其正魯史無藉以善其文

文書史無善文革之則剝困之則安聖人無徵以存其道故夫子立平復麟之年湖已往之事因舊文立新法謂夫哀定而上之天下道猶可行也得哀定以上之魯史而徵之道猶可明也斷之二百四十二年勵其不競收其不一洽其不親定其不審封建之宇宙可維百王之常道不遠聖人之道未窮聖人不欲己也事不足以善文文不足以傳道憂之則已傷為之則無所承人理禮於下天道遷於上東拿出西麟見於西郊而被獲然後聖人信其已窮而決謂百王之道終於已矣前乎百王之道窮後乎中國之道不得而不息故仲尼沒聖人不復作天固不憂而無欲為於中國之心夫子之泣豈徒然哉夫百王之道中國之統有三紀焉人紀者井田封建之所準也天紀者鳳麟河圖之所詔也地紀者□□□□□□□□也獲麟天紀之衰也更四百餘年而三代之天下亡井田剝封建滅人紀亂矣更四百餘年而□□□□□□□□矣故夫聖人道窮之數非獨謂一聖人之道也先之前古之法後之萬年之入而無有不窮也道不窮聖人不置故前乎獲麟而聖人猶憂天下猶欲有為焉故春秋修王道立盡人以俟天君子之學平春秋學是焉耳矣



